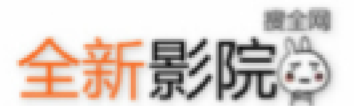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7
1月上
故事会®
STORIES
1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好故事 迎新年



全新影院

搜全网

输入VIP视频名或视频网址 | 观看 | 全网搜索

最新热门电影推荐

查看更多

片名	年份	评分
长城	2016	4.9
功守道	2017	
悟空传	2017	5.1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2017	5.1
绝世高手	2017	6.1
原谅他77次	2017	6.6
英雄本色	2017	8.7
逃学威龙3	1993	7.1
我妻子的一切	2012	7.3
纵横四海	1991	8.7
缉枪	2017	6.3
疯狂的少妇	2016	3.8

最新热门电视剧推荐

查看更多

剧名	集数
猎场	更新至38集
我的!体育老师	更新至28集
将军在上	更新至41集
急诊科医生	43集全
九州海上牧云记	更新至20集
我不是精英	更新至11集
最后的战士	更新至14集
过界	38集全
独步天下	更新至36集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更新至16集
凡人的品格	45集全
飞哥战队	50集全

2017年《故事会》杂志

7大举措讲述“中国好故事”

读者热心·作者用心·编者尽心

一流的杂志要有一流的作者，一流的作者要有一流的作品，一流的作品要有一流的报酬。本刊决定自2017年起，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中心，实施以下七大举措：

一、推出“头条故事”栏目

每期推出一篇“头条故事”。作品要求：有新鲜、奇巧的核心情节，有精彩独到的新观点、新视点、新传点。本栏目优稿优酬（千字千元），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来稿。

二、优化“网文热读”栏目

栏目要求：在互联网、手机微信上流传的带有一定故事性的叙事作品，题材新颖时尚，情节夸张有趣，风格另类特别，篇幅短小精悍。

本栏目欢迎推荐。如有符合上述要求的“网文故事”，务请推荐给我们，一经采用，即致稿酬。

三、征集优秀“长篇故事”

应广大读者要求，本刊将适时推出“长篇故事”栏目，“长篇故事”或以连载的形式在杂志上刊登，或单独结集成书，或两者兼顾。

来稿要求：1. 题材新颖，视角独特；2. 情节曲折，内容厚实，线索清晰，悬念感强，能引起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兴趣；3. 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能让读者记得住；4. 篇幅在4万至8万字之间。

四、实施“签约作家制”

为鼓励《故事会》的老作者多写新稿，多写好稿，本刊决定自2017年起实施“签约作家制”。凡在《故事会》上发表原创作品达到一定数量、质量的作者，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签约作家”，享受高于标准的稿酬待遇，并优先享有和影视公司洽谈改编的机会。

五、设立“故事创作新人奖”

为发现、培养和扶植新作者，本刊将于2017年起设立“故事创作新人奖”。获奖者将优先参加《故事会》杂志社举办的研讨班或笔会活动。

六、举办多种主题故事征文

本刊将于2017年举办“山阳杯”全国幽默故事征文，“法宝杯”中国法治故事创作讲演征文等多种主题活动。覆盖面广，获奖率高。除稿酬之外，作者还有机会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

七、定期开展故事沙龙活动

故事沙龙是繁荣故事创作的有益形式。2017年《故事会》编辑部将定期前往各地开展故事沙龙活动，和故事爱好者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组稿改稿。各地文化馆、群艺馆和其他社会团体如有意举办类似活动，欢迎与编辑部取得联系。

听的艺术



这是一个母亲讲的故事。

她说，女儿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突然特别怕鬼，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母亲就安慰女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让她不要瞎想。母亲怕女儿或许有什么心理问题，还特意咨询了专家，专家说这是正常现象，过一阵子就好了，母亲便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把这事告诉丈夫。

这天晚上，女儿又害怕了，她赖在父母房里，不肯回自己的小床上睡觉。母亲就和往常一样对女儿说：“别胡思乱想啦，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快去睡觉吧。”女儿委屈地含着泪，却不愿离开。于是，父亲抱着女儿回她的房间。

父亲没有马上离开，而是陪着女儿聊起天来。他没有说怕鬼是荒唐的臆想，反而认真地听着女儿讲述，一边听，一边还问女儿一些问题，比如：让女儿害怕的鬼长什么样子，一般什么时候会看到鬼……父女俩聊了好久，女儿说，鬼是黑色的，自己一看他，他就消失了。最后，女儿还告诉父亲，自己经常在放学的路上看到鬼。就是这句话，引起了父亲的警觉。

连续三天，父亲都请假提前下班，守在女儿的放学路上，想知道她看到的鬼到底是什么。第三天，父亲终于看到了，那是一个穿黑衣戴黑帽的中年男子，他一路都在跟踪自己的女儿。父亲制服了男子，报了警。

事后，父母都感到后怕：幸亏发现得早，要是哪天中年男子做足了准备，找到了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母亲内心更是有一份自责：原以为自己做得不错，但其实自己只是从成人的角度武断地下了结论，真正的尊重应该像父亲那样——认真倾听，哪怕对方只是个孩子，哪怕对方说的好似天方夜谭。

生活中，我们的亲人、朋友也经常会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如果以前你像那位母亲，没有“真正”地倾听，那么，以后不妨试着静下心来听听看，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某种意义上，每个讲故事的人，都是在倾诉心声。

（插图：丁德武）

622 2017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1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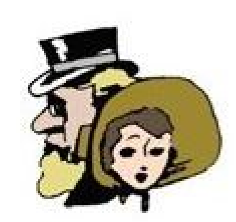














2017年1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吕　佳

电子邮箱　lujia411@126.com

发稿编辑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韫　曹晴雯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媒体部

新媒体　021-6467 7160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总监　孙珍霞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元

拆台小能手

乐乐第一天上幼儿园，居然被园方劝退了，事情是这样的——

第一天进幼儿园，好多小朋友都哭了，老师好不容易让大家平静下来，乐乐说了一句："妈妈不要我们了。"于是场面瞬间失控。

老师千辛万苦把孩子们哄住，该吃午饭了。饭菜端上桌，乐乐又来了一句："不是妈妈做的饭我不吃！"于是场面再度失控。

终于熬到放学，家长们来接孩子，乐乐扑进妈妈的怀抱，扭头对其他小朋友说："明天我们还会被送回来的……"

（继续前进）





（本栏插图：包丰一）

结账

两个哥们儿一起去吃饭，吃了俩王八，又喝了一箱啤酒。结账的时候，老板娘问服务员："他们吃了什么？"服务员说："俩王八喝了一箱啤酒。"老板娘就开账单。

两人一听就怒了，正准备发作，看了一眼账单，硬是忍住了，默默结账走人。原来，账单上只算了啤酒的钱，王八钱没算！

（张秋伟）

神来之笔

为迎接县里的卫生大检查，某乡临时抱佛脚，开辟了一处卫生宣传栏。宣传栏布置完毕后，办公室主任请乡长指点。乡长阅后，只在刊头上做了一笔改动。

主任看后连连称好："乡长的这一改动，简直是'神来之笔'啊！"

原来，乡长在"第一期"的"一"字上加了一笔，变成了"第十期"！

（余长生）



密码是什么

咖啡馆里，顾客问服务员：“你这里 Wi-Fi 密码是什么？”

服务员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顾客试了好几次都不对，又问服务员。服务员一指旁边墙上贴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Wi-Fi 密码：244466666688888888”。

（周继红）

别太急

小王和老丈人一起去钓鱼。一条大鱼上钩了，小王用力往上拉，一下没站稳，把年过六旬的老丈人撞进了河里。老丈人上岸后没说别的，就说水有点凉。

几天后小王又去找老丈人：“爸，钓鱼去吗？”老丈人说：“我就一个女儿，财产早晚都是你们的，你别太急。”（董　行）

丢三落四

小梅丢三落四，连家里的大门钥匙也经常丢失。老公特意给她配了十把钥匙，谁知才一天工夫，钥匙又被她弄丢了。老公安慰她说：“没事，还有九把呢！”

小梅迟疑片刻，说道：“我把十把钥匙都穿在一起了……”

（潘光贤）

明智决定

记者采访一个富翁：“请问，你这辈子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是什么？”

富翁沉默良久，记者追问道：“是你去年吞并其他公司的举动吗？这让你的资产增长了三倍。”富翁摇了摇头道：“我做的最明智的决定，是前不久和三个儿子做了亲子鉴定。”

记者问：“为什么这么说？”

富翁答道：“还好做了鉴定，差点把财产分给三个外人。”

（余长生）



酒量测试

小文考上了大学，开学前，老爸带她去酒吧喝酒，喝着喝着小文就醉了。

第二天，小文醒来后看见床头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闺女，记住，你能喝5瓶啤酒加1杯白酒，这是你的极限，出门在外注意分寸！"

小文感动地哭了，她想感谢老爸，却发现家里没人，就发短信问老爸在哪。很快，老爸回了短信："我被你妈打进了医院。"

（董　行）

区　别

小刘在路上看到小区里收破烂的老头，就提醒他地上有好几个矿泉水瓶子可以捡，不料老头不屑一顾。小刘疑惑地问："你为什么不捡这些瓶子？"

老头严肃地说："你要记住，我是收破烂的，不是捡破烂的，这有本质上的区别。"

（裴金超）

放　心

男人最近有点健忘，他担心地对老婆说："我奶奶八十多岁时得了老年痴呆，你说，我将来会不会和奶奶一样？"

老婆不屑道："你放一百个心吧，就你这生活习惯，是活不到八十的……"

（菊之韵）

不　困

睡觉时间到了，妈妈催五岁的女儿上床去。女儿恋恋不舍地看着电视机，说想再看一会儿动画片，话音未落，就张大嘴打了个哈欠。妈妈说："看，你困了吧，快上床睡觉吧！"

不料女儿用力睁大眼睛，说："妈妈，我嘴困了，但眼睛不困。"

（卧　龙）



土豪等车

有个土豪约同学吃饭，餐后土豪说今天他没开车出来，两人就各自打车，不料等了半天，一辆出租车都等不到。同学决定坐公交，土豪说要继续等。

同学一路颠簸，回家后给土豪打电话："打到车没？"土豪无精打采地说："我实在等烦了，看旁边有个 4S 店，随手买了辆车开回家了。"

（汪　杰）

买一赠一

超市促销牛奶，一箱奶 40 元，还赠一把卡通椅子。儿子一眼就看中了卡通椅子，哭闹着非得要。爸爸想家里还有两箱奶，便问促销员卡通椅子可否单卖。促销员听后愣了一下，随后满脸笑容地答道："卖，一把椅子 40 元，赠一箱奶。"

（潘光贤）

吃　梨

老公削完梨，问老婆吃不吃。老婆说："来一口。"

老公问："大口还是小口啊？"老婆说："按我的嘴形来。"

老公看了老婆一眼，把整个梨都递了过去……

（卧　龙）

配眼镜

一个鼻青脸肿的男青年，戴着一副只剩下一个镜片的近视镜，走进眼镜店。验光师傅打量了他一番，开口道："小伙子，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是第三次来这儿配镜片了，头一回是因为你玩着手机走路，撞到了电线杆上；第二回你玩手机，掉进了没井盖的污水井里——这回又怎么了？是跌了还是撞了？"

男青年尴尬地说："都不是，这回我玩着手机去公厕，没留神进了女厕所……"

（马云龙）



本栏欢迎来稿。请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费，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lujia411@126.com 。



去世前，他把全部的温柔和心意打包寄给了一个叫“齐天大圣”的女人……

寄给“齐天大圣”的包裹

■ 蒋诗经

这天，齐老太意外收到了一张包裹单。邮递员让齐老太签收的时候，眼神怪怪的。包裹单上的收货地址是对的，但收货人一栏却工工整整地写着一个让人啼笑皆非、莫名其妙的名字：齐天大圣。

齐老太接过包裹单一看，眼泪出来了。这个名字在别人的眼里看起来可能像个笑话，但在齐老太的心里，却代表着她和老伴一起走过的甜美岁月。

从年轻时起，齐老太的老伴就一直对齐老太宠爱有加，放任着她的小性子，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齐天大圣”，说她像孙悟空一样难缠，让人头疼。然而三个月前，老伴因为癌症去世，丢下了齐老太。

老伴走的时候，牵着齐老太的手说：“我就是不放心你，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没事多出门走动走动，别整天闷在家里……”

齐老太悲伤地送走了老伴，开始过起了独居生活，短短的三个月，齐老太的精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今天齐老太意外地收到了这张包裹单，怎么能不百感交集？只是齐老太有点奇怪：老伴都已经去世了，包裹里到底是些什么呢？

齐老太带着一丝好奇，直奔邮局去取包裹。工作人员是个小姑娘，态度非常好，轻声细语地问齐老太有什么可以帮忙的。齐老太将包裹单递了过去。小姑娘接过一看，差点笑出了声，随后让齐老太出示身份证。齐老太有些不耐烦，明明有包裹单，还要身份证干什么，难道这世上还有第二个“齐天大圣”？

小姑娘只好解释这是手续问题，齐老太不满地咕哝着递上了身份证。小姑娘为难地说：“阿姨，您的身份证不对啊！”

“不对？我的身份证还有假？”

“您的身份证倒是不假，可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包裹单上的名字不一样，所以……”

齐老太急了，明明是寄给自己的包裹单，地址、电话都对，为什么就不能取？小姑娘无奈地看着齐老太说：“阿姨，这我真的爱莫能助，除非……除非您能证明您就是‘齐天大圣’。”

证明自己是齐天大圣？齐老太有点蒙了，看着小姑娘一本正经的样子，齐老太知道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了。

回到家里，齐老太越想越气，这个老伴，怎么玩出了这一手呢？想到老伴，齐老太突然灵光一闪，她想到办法了。齐老太从箱子底翻出了一大沓信件，都是老伴当年写给她的情书，每封情书的开头，都是“亲爱的齐天大圣”。

这些情书，如今看来，又肉麻，又温馨。齐老太翻看了一遍，深深地叹了口气，如果不是为了那个包裹，她怎么也不会拿出来示人的，可如今只有豁出去了。

第二天，齐老太带着一大叠情书找到小姑娘：“你看这些信，能证明我是齐天大圣了吧？”

小姑娘哭笑不得，她耐心地向齐老太解释，这样的证明不符合程序，只有出示当地居委会的书面证明，她才能将包裹交给齐老太。齐老太再一次离开，闷闷不乐。没办法，看样子只好去居委会找赵主任。

居委会赵主任听说后，不禁笑了。赵主任和齐老太是老街坊，当然知道她就是那个“齐天大圣”。他和齐老太聊着过去的事，让齐老太感慨了好一阵子，可是最后，赵主任还是两手一摊——这个证明，没法开。齐天大圣只是个外号，外号怎么能证明身份呢？



齐老太直直地瞪着赵主任，问："那我这包裹不领了？"

赵主任挠挠头说："这样吧，我以居委会的名义给你打个申请报告，你去派出所，看看那里能不能给你出具一个证明，成吗？"

就这样，齐老太拿着申请来到了派出所。接待齐老太的是个小年轻。小年轻一听，皱着眉语重心长地说："阿姨，派出所是你们开玩笑的地方？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越活越像个孩子，谁能证明您是齐天大圣？嗯？我告诉您，能证明您是齐天大圣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来佛祖！要不，您去找他吧。"

说完，小年轻低头干起自己的活来，把齐老太晾在了一边。

齐老太被小年轻一顿抢白，眼泪都快下来了。真没想到，老伴弄的这个包裹，给她惹来了这么多麻烦。齐老太含着委屈的泪水，正准备离开，李所长刚巧走了过来。李所长看见齐老太失落的模样，连忙问小年轻是怎么回事。小年轻拿出那张申请报告，又好气又好笑地说明了原委。李所长听完，狠狠地瞪了小年轻一眼："这报告我们同意不了，难道不能另外想想办法？"说罢，李所长叫住了齐老太，将她扶进了办公室。

李所长详细地询问了情况，齐老太把包裹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伤心地说，以前家里遇上一点棘手的事，都是老伴去处理，自己从来没过问过，想不到如今老伴一走，自己面对很多问题只能束手无策。齐老太说着说着，说到动情处，眼泪不由得又下来了。

李所长听完这些，宽慰齐老太道："虽然您这个申请我们不能同意，但您想过没有，您的老伴已经去世三个月了，这个包裹会是从哪儿寄来的呢？"

齐老太摇头，她一直觉得老伴既然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等取到包裹以后，一切自会水落石出的。李所长让齐老太拿来包裹单，仔细地看了看，说："虽然包裹是用昵称寄给您的，但寄件人却不是您的老伴。这样吧，我先帮您查查寄件人到底是谁，问问寄件人，不也能知道一二吗？"

齐老太一听，连连点头，还是所长考虑事情周到，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办法。

没过多久，李所长就告诉齐老太："查出来了，寄件人是本市的一个慢递公司。包裹是您的老伴寄存在他们那里，指定日期寄出的。



现在好办了，包裹无人认领，查无此人就会退回去。到时我们拿您老伴生前的身份证明，就可以从慢递公司将包裹取出来，您看行吗？”

慢递公司？齐老太惊奇地张大了嘴，她只听说过快递公司，还有慢递公司？李所长笑了，说这个世界上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也就应运而生了一些奇怪的行业，慢递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比如很多人喜欢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等过些时日再让慢递公司寄给自己。

齐老太这才明白过来，但她还是不能理解，老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寄这个包裹，难道是故意和自己开玩笑？这一切，恐怕要等拿到包裹才能见分晓了。

过了几天，齐老太在李所长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那个包裹。打开包裹，齐老太的泪水再次决堤，里面全都是老伴精心包装的一些小物件，这些物件都曾是齐老太送给老伴的，这些年，老伴一直珍藏着。除了这些物件，还有一封信，信的开头依然是“亲爱的齐天大圣”。信件里，老伴说明了这么做的原因。



老伴知道自己走了之后，齐老太肯定不愿出门走动，会独自关在屋里一个人伤心，所以决定找点事让齐老太做。他把这个包裹寄存在慢递公司，故意将收件人写成“齐天大圣”。如果齐老太能如愿地拿到这个包裹，证明有好心人在帮助她，那么她就会知道多出来走动的好处。如果拿不到这个包裹，她肯定会一直寻找下去，那么她依然会接触到许多人，至少也能和人说说话，比一个人闷在家里伤心要好。

看完老伴的信，想着老伴的良苦用心，齐老太禁不住又破涕为笑了。

（题图、插图：孙小片）



歌剧明星受到一次特殊的演出邀请，合同报酬优厚，但有一个条件——无论演出过程中发生什么奇怪的事，都不能提问……

原始丛林音乐会



拉齐奥是一位歌剧明星，他应邀来到巴西演出。演出的几周内，他到处受到热情款待。旅程就要结束的前两天，有人敲响了拉齐奥住的酒店房间的门。

拉齐奥打开门，门外是一个身材矮小、穿着深蓝色西装的男人，他露出礼貌的微笑，说："是拉齐奥先生吗？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保罗，是玛瑙斯剧院的经理，我们想邀请您过来开六场音乐会，并将支付十万美元作为报酬。"

十万美元，这个出价可不赖！经理还承诺，如果拉齐奥愿意过来，立刻就可以得到五万美元的定金。

如此优厚的条件，叫拉齐奥怎能拒绝呢？不过，最后经理郑重道："拉齐奥先生，我们的合同有一个小小的前提，那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您都不能提出问题！"

拉齐奥脱口道："但是为什么呢？"

经理摇摇头："不可以提问，拉齐奥先生，无论如何都不可以。"

两天之后，拉齐奥准时到达了机场的出发大厅。几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了玛瑙斯，这座城市位于亚马逊丛林腹地，被称为"森林之城"。拉齐奥稍事休息后，便前往歌剧院，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这座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早已破旧不堪，废弃多时。

拉齐奥满心疑惑地回到宾馆，这时，经理终于出现了。拉齐奥冲向他，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听好了，刚刚我看到歌剧院了，一片废墟，纯粹是一片废墟！"

经理看起来有点不安，他解释说："您说得对，我之前没有跟您说出全部的事实。您的音乐会不在歌剧院举行，除此以外，要举行的也不是当初我跟您说的六场音乐会，而是一场音乐会。"

拉齐奥一头雾水：十万美元只办一场音乐会？这真是前所未闻，而音乐会不在歌剧院办，又能在哪儿办呢？

经理安抚道："拉齐奥先生，到时您只需要唱歌就行了，其余的什么都不用担心。"接着他拿出一本支票，开出剩下的一半报酬五万美元，并约定第二天晚上八点过来接拉齐奥。

第二天晚上八点，经理如期而至。车子在颠簸的路上一路前行，渐渐驶入了丛林深处，拉齐奥坐在车上，觉得世界上再不会有其他地方像这里一样昏暗、沉寂了。他心里越来越后悔：为了十万美元来进行这样的冒险，简直蠢到家了，他怀疑自己很可能被绑架了，这是个阴谋！

就在他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





候，车子停住了。经理友好地微笑着说："就是这里了。"

拉齐奥下车后惊讶地发现，在原始丛林深处，搭建着一座崭新的歌剧院。他走到舞台上，伴奏已经坐在钢琴前了，他就要在这里一展歌喉。

拉齐奥登台时通常会有掌声，但这里只有寂静。拉齐奥往台下看去，奇怪的是，台下观众人数并不少——起码得有几百号人。问题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们要在原始丛林里听他唱歌呢？还有，为什么他们不鼓掌，这些……这些难道是不愿被人认出来的鬼魂？

钢琴伴奏开始弹奏《塞维利亚理发师》的选段。拉齐奥抛开杂念，唱了起来。他有些胆怯，有些迟疑，第一段演唱结束，同样没有掌声，没有任何声音。拉齐奥拿出手帕，擦了擦汗，他感觉就好像是在评委或者是老师面前唱歌一样。虽然没有掌声，但有一点拉齐奥可以肯定：这些幽灵一样的观众在认真听他唱，并且很敬重他。

渐渐地，他的恐惧消失了，他能感觉到，自己和这些沉默的观众的交流非常密切。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做到最好。又过了一小时，幕布静静地降下，演出结束了。经理冲向拉齐奥，看得出，这个小个子男人深受感动，他久久地握着拉齐奥的手，连声说："谢谢，先生！谢谢，您表现得好极了，谢谢！"拉齐奥这时候也没有提出问题，他已经被这一天发生的离奇事情弄得精疲力竭了。

许久之后，拉齐奥才得知了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真相。当他向一个巴西的医生朋友讲述他的奇遇时，朋友呆住了，嗫嚅道："也就是说，这是真的。"这位医生继续讲述道："我听说，离玛瑙斯大约20公里远有一个村庄，谁都不能进入，那里叫麻风村。是的，我的朋友，您为一群麻风病人开了一场音乐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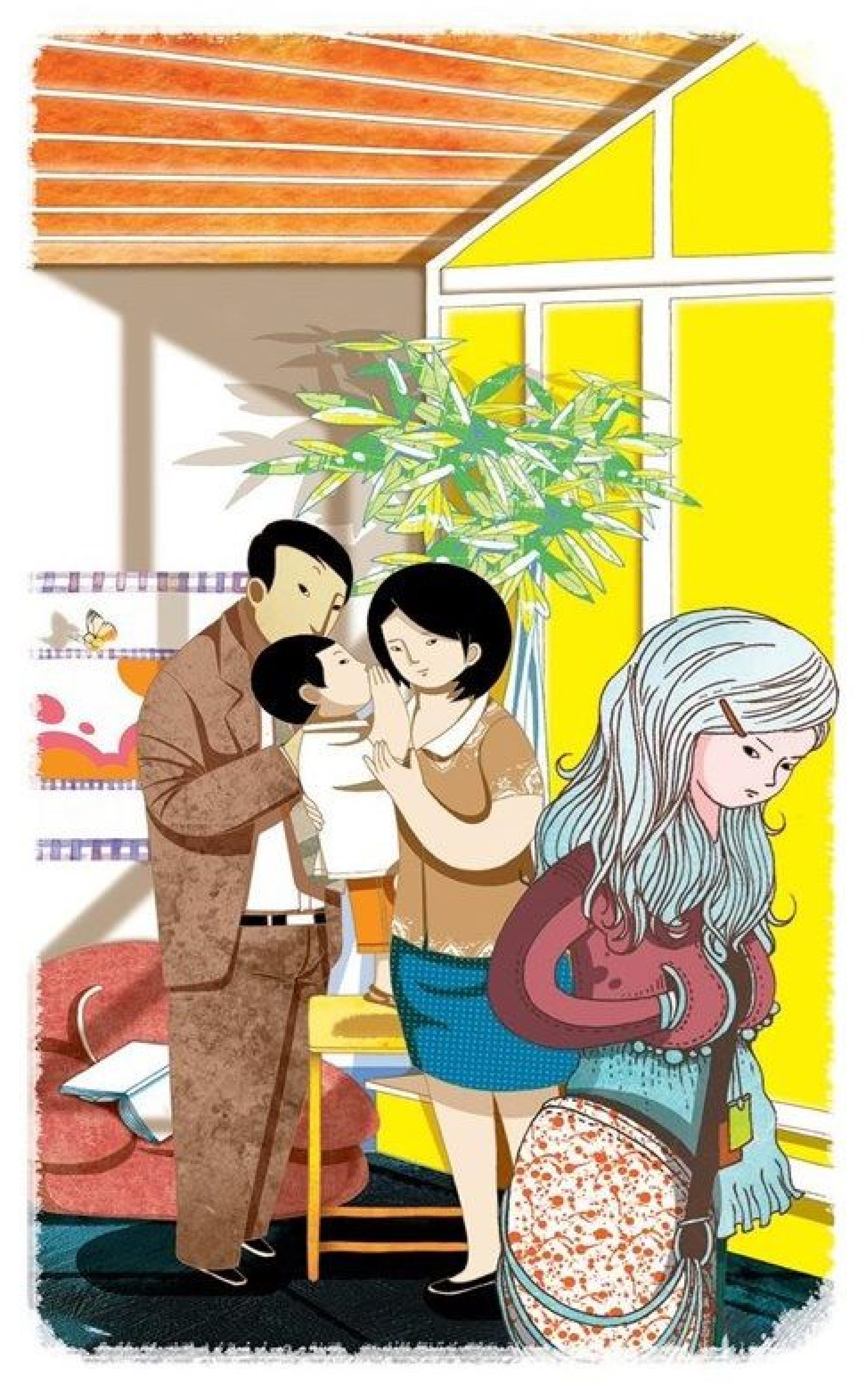
拉齐奥久久地抱着头，思索着："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个经理是假冒的，那他为什么给了十万美元呢？"

朋友答道："看来，这个假冒的经理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亿万富翁，也许是一个慈善家……谁知道呢，也许观众里有一个对他来说十分珍贵的相识。"

（**推荐者**：余　娟）

（**题图、插图**：孙小片）

一头白发



文慧去美国当了两年陪读夫人，终于带着刚满一周岁的小儿子，与丈夫一起回到家中。可是，她还没有从团圆的欣喜中回过味来，就被住校归来的女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女儿给父母的见面礼，是她这样一副新形象：两边的耳朵打上了八个耳洞，左边三个，右边五个，挂满了千奇百怪的耳钉；更惊人的是她的头发，染成了一种奇异的银白色，不对，不只是纯粹银白，而是银白中夹杂着银灰与灰白，有伍子胥一夜白了头的感觉。

还没等文慧说话，女儿先发制人，侃侃而谈："别出口教训我啊，我没受啥刺激，我没有早恋，也不是存心气你们。我就是想在17岁生日之前尝试一下自由是什么滋味。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不给染发，不给脱下校裤穿黑丝袜……我还偏就这么干了，怎么着？就算染了白发，我不还是原来的我？"女儿的脸上挂满了对规章制度的轻蔑。

文慧思量半晌，尽量放平声音说："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你当姐姐了。我猜，这个新角色让你很不适应？"

女儿像被戳了一针一样眉头一



跳，随即又恢复了满不在乎的神情："随你怎么想，反正我已经染了'奶奶灰'，就别动脑筋说服我染回黑发，别白费功夫。"

文慧暗暗庆幸两年前让女儿上了国际高中，不过她也不能确信，女儿的班导、那个严谨的英国老头看到这一头银发，会一笑置之。果然，周一，英国老师的QQ视频就来了。他是这样汇报的："您女儿说染发是母女分离两年后，送给您的别致礼物……我被这创见折服，所以建议您女儿在下周做一次班级演讲，讲述的题目是'分离让我成长'，您觉得怎么样？"

文慧紧张的表情顿时松弛下来。英国佬在视频那头眨了眨他灰绿色的眼睛："文女士，我们英国有一句老话，叫'有一种温柔陪伴，就是在孩子青春期干出格事时，什么也别做'。孩子的觉醒与自我管理，是需要等待的。尽管这等待，对我们而言，是种煎熬。"

没错，文慧只有等下去。

女儿用一头白发亮出了挑战的旗帜，向忽略了她两年的父母挑战，满以为会受到强烈的反击，却没想到，班导和妈妈都放过了她，她顿时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有点无趣，也有点下不来台。

而文慧呢，她眼瞅着女儿的白发下面生出了黑发，衬得女儿像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却不能命令她染回黑发。每到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她就默念英国佬的话：有一种温柔陪伴，就是什么也别做。

终于有一天，女儿宣布，她要去染回黑发了。

文慧很惊讶，女儿就说了她的遭遇：国际高中的学生接下了帮教社区里一个孤儿的任务。现在，任务接力相传，传到了女儿所在小组。女儿与同伴去为那孩子上英语课时，孩子年迈的奶奶一直在忧心忡忡地瞅着她。

临别，老人单独叫住了文慧的女儿，她颤颤巍巍从床头柜里摸出了一包东西，非要塞在白头发女学生的书包里。老人还说："有什么烦心事别搁在心里。你看，奶奶这辈子只剩下小孙子相依为命，头发都不像你愁得这样白。"

那天晚上，文慧的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了孤儿奶奶赠送给自己的礼物，忍不住眼热鼻酸：那是半包黑芝麻糊，民间相传能让白发转黑的香甜物什！

（**作者**：王　文；**推荐者**：周继红）

（**题图**：孙小片）



抢红包

□ 王乃飞

张燕是市里六中的老师。这天晚上，她到一个学生家里家访，家访结束，时间已很晚了。张燕一路上想着学生的事，等一回神，注意到周围的环境，不禁吓了一跳：这里漆黑一片，如果有坏人可怎么办呀？

张燕在心里安慰自己，哪有那么多坏人，一边故作轻松地哼着调子，一边往前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当她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处偏僻地带，突然闪出几个人来，其中一个从后面把张燕抱住，一把刀子抵在她脖子上。张燕吓得惊叫了一声，背后的人说："别喊，再喊就要你的命！"

听那声音，还在变声期，估计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张燕定了定神，说："你们想干什么？"

另一个声音说："我们就想要钱，老老实实地给我们钱，什么事也没有。"

张燕学过青少年心理学，这几个人说话时声音有些急促，说明他们心里也很紧张。这时，有一个人用手去撸张燕肩头的挎包，张燕心



里有数，她出门时只带了些零钱，还有一个手机、一些化妆品，别的就没有了。

果然，那几个人没翻着什么，都有些失望，一个人小声嘀咕：“才几块钱，怎么办？”

另一个说：“我看这手机能值两个钱，不如拿去卖了。”

张燕一阵心疼，那手机可是她刚花了三千多块钱买的呀，她脑子里想着对策，突然说：“手机上有卫星定位，你们要是拿去了，很快就会查出你们来的。”

张燕这话还真管用，几个人没拿着她的手机跑开，而是站在原地面面相觑。张燕趁机说：“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呀，一部手机到哪里都能付钱。你们放开我，我手机里有钱，给你们发红包行吗？”

几个人犹豫了一下，张燕背后那人说：“我们放了你，你跑了怎么办？”

张燕装作轻松地一笑，说：“你们几个大男人，还害怕我一个小女人吗？”

那几个人用眼神交流了一下，真就把张燕给放了。张燕一下子轻松了，她伸展一下胳膊，一回身，这才见到劫持她的是三个男孩，一个穿着红衬衫，一个戴着眼镜，一个染着黄头发。那个染黄发的手里拿着把刀子，就是从背后抱住她的人。他们的年龄果然都不大，应该没超过十八，但光线太暗，具体面目却看不清。

三个人把张燕围住，害怕她跑了。张燕借着手机屏幕的光，打开微信，说：“你们想要多少钱？”

三个男孩想了想，其中一个说：“就要五百吧，够买游戏装备就行。”

张燕说：“谁加我，我给他发五百块钱，你们回去再分行吗？”

“黄头发”却警觉了起来：“不行，我加了你，你再报案，查出我的号来，我不就完了吗？”

张燕一笑，说：“才五百块钱，人家也不立案呀，再说我是给你们发红包，有什么证据说你们抢我的钱了？”

三个男孩一听也有理，黄头发就说：“好，我加你。”“眼镜”和“红衬衫”却不干了，对黄头发说：“不行，我们又不认识你，你拿着红包走了，我们到哪里找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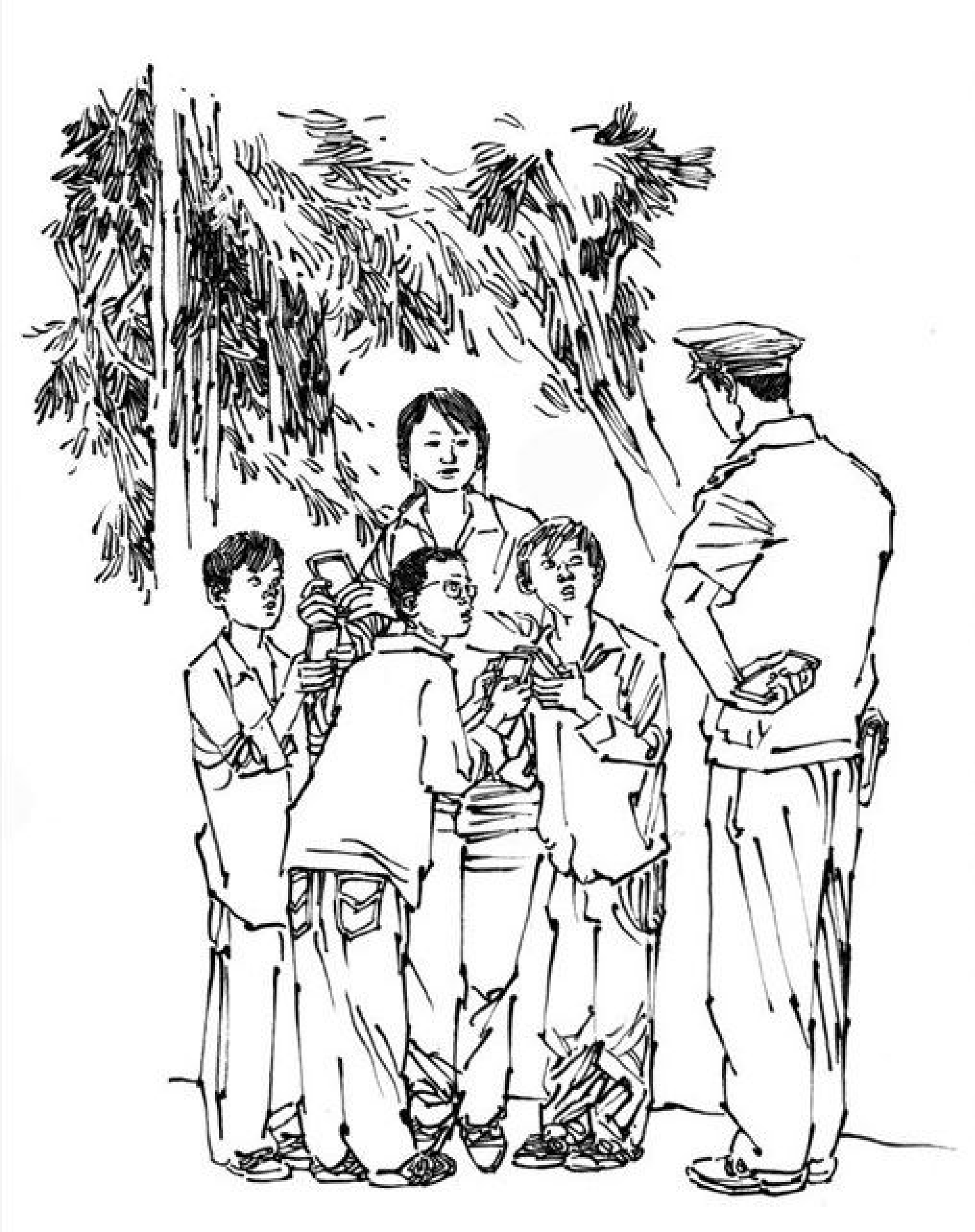
张燕这才知道，这三个男孩还不是在一起的，她灵机一动，说：“那也好办，我临时创建个群，把你们都加进去，我发红包你们抢，谁抢得多算谁的，等抢完了我再解散群，怎么样？”



三个男孩一听说抢红包，一下子提起了兴趣，直说好。

很快，张燕就创建了一个群，把三个男孩都加了进去。张燕先发了一百块钱三个包，结果，黄头发抢了五十多，眼镜抢了四十多，红衬衫才抢了不到十块钱。红衬衫不高兴地说："不行，不行，太不公平了，再来一个。"

张燕又发了个一百的，这回红衬衫抢了七十多，眼镜抢了二十多，黄头发才抢了不到五块。黄头发说："这差距也太大了，不行，再来！"



张燕又发了个一百的，三个男孩都盯着手机，红包一发出，就迫不及待地开抢，结果这回的幸运王成了眼镜，他抢了六十多。那两个人直说运气不好，叫再来。

一会儿工夫，张燕已连着发了好几个红包，三个男孩意犹未尽，都沉浸在抢红包的乐趣中。

就在这时，他们背后悄无声息地多了一个人，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警察。等他咳了一声，三个男孩回头看到他身穿的警服，才意识到事情不妙：他们是来抢劫的，不是来抢红包的呀！

警察走近了他们，问："你们在干什么？"

三个男孩吞吞吐吐地说不出话，关键时刻，还是张燕开口了："这是我的三个学生，我们在'发红包'玩呢。"

警察狐疑地看着他们，张燕对着警察使了一个眼色，警察看了看张燕，便说："天不早了，早点回家睡觉吧，这种地方，遇上坏人怎么办？"

等警察走了，张燕又拿起手机来，说："来，咱继续发。"

这回，三个男孩却没拿手机，

黄头发看着张燕，说："阿姨，你是个好人，刚才你如果一喊，我们就完了。"

张燕叹了口气，说："在我眼里，你们都还小着呢，特别是玩起来，多像孩子呀！"

三个男孩一听，都哭了，红衬衫说："阿姨，对不起，是我们错了。刚才你发了七八百吧，我们再把钱退给你吧。"

张燕却笑着说："给你们的就给你们了，不过有件事我很担心，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龄，怎么会半夜出来干这种事？你们的爸妈能放心吗？"

三个男孩都低下了头，跟张燕说了各自的经历：

原来，这三个男孩只是偶尔在网吧里认识的，他们玩游戏玩得手里没钱了，便商量着出来抢两个钱，于是就有了刚才发生的那一幕。黄头发是从农村家里跑出来的，因为玩游戏入了迷，成绩下降，父亲打他，他一赌气就跑出来了。眼镜的父亲是个民工，把他接到城里来读书，可他却迷上了打游戏，每天撒谎说上学，其实泡在网吧里。而红衬衫的家就在市里，他也迷上了一款网络游戏，因为买游戏装备，手里没了钱……

张燕就劝三个男孩："还是回去好好念书吧，你们的父母都不容易。你们不回家，他们还不定多担心呢！"

黄头发就说："谢谢阿姨，我们再也不干这种荒唐事了。"

张燕说："实不相瞒，我是一个高中老师，说不定你们将来还会成为我的学生呢！"

眼镜有些担忧地说："如果我们真成了你的学生，你会对我们有坏印象吗？"

张燕笑了，说："天这么黑，我都没看清你们长什么样呢。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那三个人说了声："老师再见！"张燕说："好，回去可要好好学习呀，将来我还要教你们呢！"

三个男孩就消失在夜色中。

张燕看着三个孩子离开的方向，心想，好险呀！其实，刚才过来的那个警察，是张燕的男朋友。她在发红包的时候，悄悄给男朋友发微信共享了自己所在的位置，可等男朋友来了，看到这三个孩子稚气未脱的样子，她又不忍心了。他们要是被警察带走了，那就是一生的污点呀，于是她对男朋友撒了个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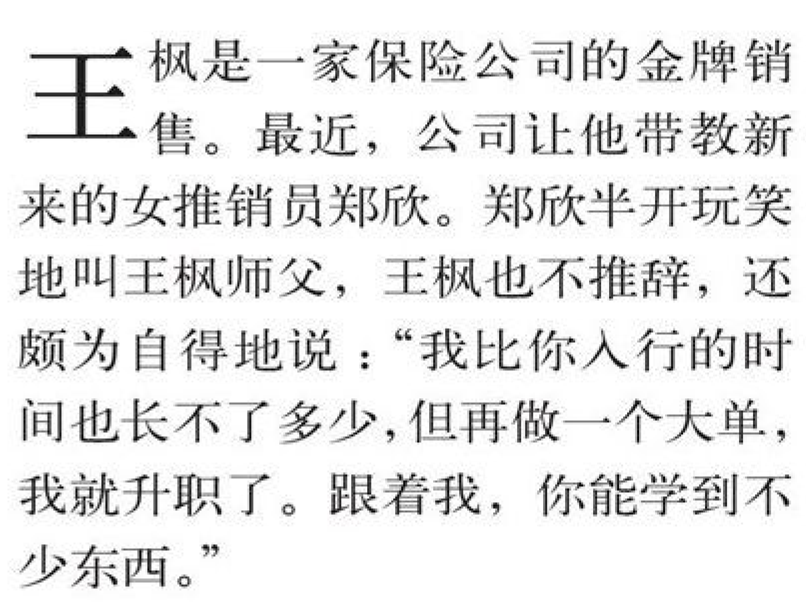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陆小弟）





成功案例

□ 蔡美美



王枫是一家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售。最近，公司让他带教新来的女推销员郑欣。郑欣半开玩笑地叫王枫师父，王枫也不推辞，还颇为自得地说："我比你入行的时间也长不了多少，但再做一个大单，我就升职了。跟着我，你能学到不少东西。"

这天，两人到一个居民区推销保险。这个老式小区没有电梯，下楼的时候，郑欣走得腿都软了。这时，从下面走上来一个老人，提着一大包东西，走几步就要靠着扶手休息一阵。王枫热情地上前和老人寒暄，一手扶着老人，一手帮他提东西，一直把老人送到五楼的家中。老人很是感激，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喝茶。原来老人姓钟，无儿无女，王枫问长问短，和老人聊得很开心。

从钟伯家出来，王枫对郑欣说："你别光顾着玩手机，咱们国家如今进入老龄化社会了，老人可是咱们的主要客户源呢！"

过了两天，王枫叫上郑欣，一起去看望钟伯。在楼下，他买了一包李子，郑欣说："你怎么买这个？

这东西很酸，钟伯怕吃不了。”王枫却说：“我保证他会喜欢。”郑欣不以为然。

没想到，钟伯看到李子，真的很高兴，说自己从小就喜欢吃李子。从钟伯家出来，郑欣好奇地问王枫怎么知道钟伯喜欢李子，王枫说：“我上次帮他提的东西里就有一包李子，钟伯独居，这李子只能是他自己吃的。细心观察，了解潜在客户喜欢什么，投其所好，是我们成功的重要一步。”

此后，王枫一有空就去钟伯家，每次去都不忘带点老人喜欢的东西。去的次数多了，郑欣就有些不理解，心想：钟伯是个独居老人，能舍得拿多少钱出来买保险？值得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王枫看出了她的心思，就说：“钟伯是一个潜在的大客户，我升职就靠这一单了，不信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有一天，从不迟到的王枫突然没来上班，郑欣打电话一问，才知道钟伯生病住院，王枫请假照顾他。此后半个月，王枫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照顾钟伯，忙得人都瘦了一圈。这天，钟伯出院，王枫和郑欣一起去接钟伯回家。

晚上，钟伯死活留他们吃饭，还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酒，说是心里高兴，要二人陪他喝一杯。王枫忙里忙外，张罗了一桌菜。钟伯喝着酒，突然老泪纵横：“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嘛。这次多亏了王枫，我这条老命才能捡回来，经历了这次，我有个想法，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王枫忙问他有什么想法，钟伯迟疑了一下说：“我倚老卖老，就说了吧——我想收你做我的儿子。其实这段时间，你这样细心地照顾我，我已经把你当亲人了。你给我说过理财买保险的事，我也不大懂，我有点积蓄，都交给你去打理吧。我呢，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只想你能照顾我到老，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你愿意吗？”

王枫和郑欣都愣住了。良久，王枫激动地说：“我父亲去世得早，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我很高兴。”说完，他把钟伯扶到椅子上坐好，叫了一声“爸”，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钟伯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拿出一把钥匙交给王枫：“孩子，这是大门钥匙，从此，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一旁的郑欣看得眼眶也湿了。

此后，王枫几乎一有空就回“家”，郑欣也去过几次，发现父子

俩相处得十分融洽。不久后，钟伯通过王枫买了一大笔保险，还把三十万元现金交给王枫全权代理，购买了理财产品。有了这个大单，王枫顺利升职，成了公司最年轻的主管。郑欣敬佩不已，一次偷偷问王枫："你怎么知道钟伯是一个大客户？他看起来不像有钱人啊！"

王枫笑道："我为什么带你去那个又破又老的小区？因为那个小区里住的，大都是刚从市中心黄金地段拆迁出来的人，他们买了那儿的低价二手房，手里还剩下一大笔拆迁款，所以嘛……"郑欣竖起大拇指，由衷佩服。

王枫升了职，公司安排他去国外进修一个月。临行前，他嘱咐郑欣帮他照顾钟伯。一天，王枫打来电话说："上次认亲后，因为很忙，有一件重要的事一直没处理，你帮我办一下。"郑欣忙问是什么事。王枫说："我想写一份确定父子关系的协议，你帮我拟一下，就算是你的出师考核吧。"

郑欣写了协议，发给王枫看了，王枫却不满意："协议不需要太多煽情的言词，关键是我和我爸的权利和义务要写清楚。"他修改了协议，郑欣发现上面写得非常详细，比如王枫每周看望钟伯不得少于三次，每半年带钟伯去旅游一次，每年给钟伯做一次全面体检，钟伯的财产由王枫全权打理，收益全归钟伯等。甚至钟伯生病至少探视几次，费用怎么分摊等，都写得非常明白。

郑欣看了暗暗点头，这份协议把王枫的义务规定得非常详尽，钟伯看了一定高兴。按照王枫的指点，她把协议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拿去给钟伯看。钟伯正在做饭，摆了摆手说："你放那儿吧，我有空再看。"

王枫不在，郑欣必须独当一面，她忙得不可开交，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去看望钟伯。好在王枫进修结束回来了，郑欣去看他，王枫的脸色很不好，他拿出一个信封给郑欣看："我一回来，就收到这个。"郑欣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那竟然是一张法院的传票！原来钟伯把王枫告了，说王枫骗了他，要求解除父子关系，并要求王枫立即返还买保险和理财的钱。

郑欣说："怎么会这样呢？上次你那份协议，对老人家很有利，老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王枫摇头叹息："我也不敢相信。在国外的时候，有一次爸突然在电话里问我是不是在骗他，我以



为他开玩笑呢。后来的两次电话他都要求我马上还钱，我说那钱已经买了理财，没有到期是不能取出来的，他更认定我是骗他，说要和我脱离关系。我以为他只是说说气话，没想到，他真的把我告了。这样的官司，法院一般会偏向弱势的一方，到时候如果强行退出理财，不仅爸的财产损失很大，还会影响我的业绩，这不是两败俱伤吗？”

郑欣听了也很担心，她皱着眉头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说：“这个案子，我有对你有利的证据。”王枫忙问她有什么证据，郑欣说：“那天钟伯认你做儿子，主动让你打理财产，我趁你俩不注意，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王枫问：“你怎么会想到录视频呢？”郑欣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推销保险的成功案例，所以记录下来方便学习。”

王枫点点头说：“有了这证据，这官司我们多半能赢，只怕到时候，损失最大的，是我爸……”他打开视频看了看，苦笑着自言自语：“成功案例……这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吗？”

过了几天，郑欣突然接到王枫的电话，约她出去。见了面，王枫说：“这几天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因为我上次拟的那份协议不够好，让爸不放心，所以他才会怀疑我。我又重新拟了一份，你看看。”郑欣看了协议，发现比上次的更详尽了，还增加了王枫如果不履行协议的惩罚条款。

郑欣陪王枫去见钟伯。到了钟伯家门口，敲门没人应，王枫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这才发现锁已经换了。王枫的脸色很难看，垂头丧气地正要走，身后突然响起



了一个声音："有什么事，进去说吧。"原来是钟伯回来了，他的脸色也很不好。

进了门，王枫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爸。"又递上从国外带回来的礼品。钟伯"哼"了一声，既没答应，也不接东西。王枫诚恳地说："爸，我知道上次写的那份协议不够完善，让你担心了。我重新写了一份，你看看吧，如果不满意，我还可以再修改。"

钟伯接过协议扫了一眼，突然发火了："你又写了一份协议，你知道是什么东西让我生气吗？就是这狗屁协议啊！如果你真当我是你爸，会规定一周来看我几次吗？说到底，你根本就没当我是你爸，你只是在推销保险。你这张协议，让我更没安全感了，对着这张纸，我天天都睡不着，觉得自己被骗了。那天正好区里法官来社区搞咨询，我就把你告了。别说那么多了，我只想你快点把钱还我。"

王枫愣住了，良久，他声音哽咽地说："爸，我知道错了。一开始，我的确是把我们的关系当作一单业务来处理的，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聊聊天做做家务，非常放松。再后来，我一下班就不由自主地往这里跑，我对同事也常常自豪地说：'我要回家了，我爸在等我。'我是真的把这里当作家了。爸，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会相信了，我同意解除关系，把钱都还给你。"

郑欣瞪大了眼睛："师父，你可得想清楚，打官司你不会输的。"

王枫说："我知道这官司我会赢。如果是一个普通客户，我一定和他打官司，可是我不想和爸对簿公堂。爸，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明天我会带文件来，让你签字，把钱还你。"他又苦笑着对郑欣说："以后你别叫我师父了，你从我这里学到的，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一直在教你怎样把合同写得更周密详尽，可是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是合同无法保障，更不能替代的。"

第二天，郑欣和王枫带着文件来到钟伯家，敲门没人应。王枫看了看门锁，若有所思地掏出钥匙插进锁孔试了试，门竟然开了。锁换回去了！钟伯不在家，桌子上有张字条，上面写着几句话："孩子，我消气了。我去买菜了，你们俩中午在家吃饭。"

王枫叫了一声"爸"，禁不住泪流满面。

（题图、插图：豆　薇）





“不吃亏”吃大亏

□陈　墨



上世纪六十年代，卫城机修厂有个尽人皆知的“不吃亏”。此人精明过人，见老虎烧香，见兔子开枪，与人相处，净占便宜从不吃亏，所以人送外号“不吃亏”。

那年，“不吃亏”的表姐夫当上了副厂长，他也跟着鸡犬升天，当上了行政科的科长。

当上科长没多久，正逢雨季，“不吃亏”特别高兴，为啥呢？雨季时，厂区后面那片职工宿舍院常有屋子漏雨，来行政科登记修房的职工前脚赶后脚。“不吃亏”每次去勘察房屋，总是利用午休时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油菜都凭本定量供应，“不吃亏”是个骆驼胃，饭量奇大，他吃自家的粮肉疼，这回终于找到了吃白食的好机会。

这天，午休铃一响，“不吃亏”照例磨蹭了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朝宿舍院儿走去。他磨蹭这一会儿为的是留出别人做饭的时间，好让自己一到就能赶上饭口。

“不吃亏”踱出厂区，忽然，他下意识地紧抽了几下鼻子，咦？空气中竟然有股从没闻过的奇香，



他深吸了几口气后，点了点头，凭着经验朝宿舍七号院儿而去。

今天，七号院儿搬来了一对新婚夫妻，丈夫叫石文，是机修厂财务科的会计，性格木讷老实。妻子叫刘芳，是个十九岁的乡下姑娘，她模样俏美，手脚麻利，人也十分好强。

此时，在七号院儿的院子当中，摆着一个大煤球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的水正不断地翻滚。这是石文和刘芳准备请院儿里的邻居们吃一顿搬家“顺喜面”。

搬家吃“顺喜面”是卫城的老例儿，面卤讲究用“三鲜红卤”，面则越长越好，无论多大一碗，都要用一根面把它盘满，寓意搬家后的日子又顺又长。但当时人们都困难，这“顺喜面”也少了好多讲究，往往是去粮店买几斤机轧的切面回来一煮，一人一碗，简单实惠。

刘芳因为年轻好强，又会祖传的抻面手艺，所以想在大家面前露一手。就见她一挥一舞之间，手里的面团变成了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面丝。她“刷”一下将面丝抖入大铁锅中，片刻，面丝便随着沸腾的水探出头来，恰如龙须出海。刘芳右手用筷子挑住一根面头往空中一抖，左手拿碗去接，这根面条稳稳地盘入碗里。好家伙，竟真的是一根面盘了一碗！

刘芳再往面碗里浇上“三鲜红卤”，顿时阵阵鲜香扑鼻，邻居们迫不及待地大口吃起来。

此时，刘芳注意到，隔壁屋的李老太一直没出屋。李老太的老伴活着时是机修厂的锅炉工，李老太本人聋哑，虽听说她性格孤僻，不爱跟人打交道，但刘芳觉得今天自家请客，不想落下这个老人。

刘芳端着面推开李老太的屋门。见刘芳进来，李老太慢慢坐起身，刘芳把手里的面碗向她示意一下，比画着让她赶紧吃面。李老太接过面，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些动容，正在这时，就听院子里传来一声：“吃什么呢，这么香啊？”

“不吃亏”驾到。

见“不吃亏”进来，石文不敢怠慢，忙站起身请他进屋里坐，又招呼刘芳赶紧抻面。

刘芳抻面煮面，“不吃亏”一会儿便将面尽数吃进了肚。他抹了抹嘴，冲着石文来了句：“怎么，把馋虫勾上来了不管饱啊？”石文赶紧赔着笑脸说：“今天不知道您来，要是知道就多和些面了。”

“那行，今天晚上我还来吃面。”“不吃亏”一双豆眼瞟了一下



刘芳，冲石文说道。

这个“不吃亏”，吃着白食还要泛坏水，他刚才看刘芳抻面就一直在心痒。“公看前胸母看腰”，不说人家这张脸蛋，光看那小腰，就能甩自家婆娘八条街，石文这窝囊废竟娶了个这么漂亮的老婆，“不吃亏”心里愤愤不平。

也就从那时开始，“不吃亏”成了石文家的常客，他一来就点名要吃刘芳做的面。刘芳没户口，她和石文两人吃一个人的口粮，很快，她结婚时从娘家带过来的那袋白面就见底了。

这天，“不吃亏”又来了，刘芳又恼又恨，恼的是明知“不吃亏”来吃白食却不敢得罪他，恨的是这“不吃亏”越来越放肆，几次偷瞟自己的眼神想想都恶心。

等刘芳拿出面袋，眼泪就下来了，面袋空空如也，这可怎么好？正在为难，一盆和好的白面递到刘芳跟前，刘芳一抬头，竟是隔壁李老太。李老太朝刘芳点点头，放下面盆走了。

因为刘芳心地善良，看李老太一人可怜，有时就给她端过去些吃的或帮她干点活，哪想这李老太有心，关键时候竟送给自己一盆面。刘芳擦擦眼泪，用这盆面做起了面条，心里暗下决定，今天要向“不吃亏”下逐客令。

待“不吃亏”吃饱要走，刘芳赶紧从小厨房里拿出空面袋，朝着“不吃亏”抖了抖，说：“科长，您看这面袋子已经空了，我家这点口粮可禁不住您这么来吃……”

不料“不吃亏”根本不当回事，他“扑哧”一笑，说：“我可是一次也没吃饱，这样吧，明天你若能让我吃饱了，我就再不来了。”

当晚，刘芳气得睡不着，又躲进小厨房偷着抹眼泪。就在这时，李老太来了，她一脸关切地看着刘芳，拿过个凳子坐在了刘芳对面。

刘芳正憋屈得难受，此时她也不管李老太听得见听不见，便诉说



起这段日子的委屈来，当说到“不吃亏”提出“吃饱”的无理要求，不禁又气恼得流下泪来。李老太站起身，掏出手帕给刘芳擦了擦泪水，从嗓子里咕噜出了一句：“孩子，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刘芳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李老太听得见！李老太告诉刘芳，其实她的聋哑是因她对世事麻木，不和人说话，被人误传的。

此时，李老太抚着刘芳的肩说：“明天我给‘不吃亏’做一顿‘五彩面’，保证他从此不再来搅扰你。”

“五彩面”是什么？能填饱“不吃亏”那无底洞一样的胃口吗？刘芳心里满是疑惑。李老太却让刘芳赶紧去睡觉，说一切包在自己身上。

转天，刘芳早早起来，到隔壁一看，连李老太的人影也没见到。一直等到下午，才见李老太提了个兜子回来，她神秘地把刘芳拉到小厨房，从兜子里依次掏出了五个小布袋，布袋里分别装着红、绿、黄、白、黑五种颜色的面粉，最后又从兜子里掏出来一大块新鲜羊肉。这些都是她一早去近郊淘换来的。

当天下班后，“不吃亏”很守信用地又来了，他熟门熟路地进门就坐，此时，一盆羊肉红卤已摆在了饭桌上。很快，刘芳端过来一大海碗面条，一看这碗面，“不吃亏”两眼立刻瞪得溜圆——碗里红、绿、黄、白、黑五种颜色的面条交相辉映，散发着阵阵异香。“不吃亏”心里乐开了花，他毫不客气地足足浇上羊肉红卤，便大口吃起来，很快，又吃了个卤干面净。

当天晚上，“不吃亏”没有睡觉，因为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撑着了！有人看到“不吃亏”在空旷的厂区里，时而双手抚胸，时而挺肚仰天，足足地溜了一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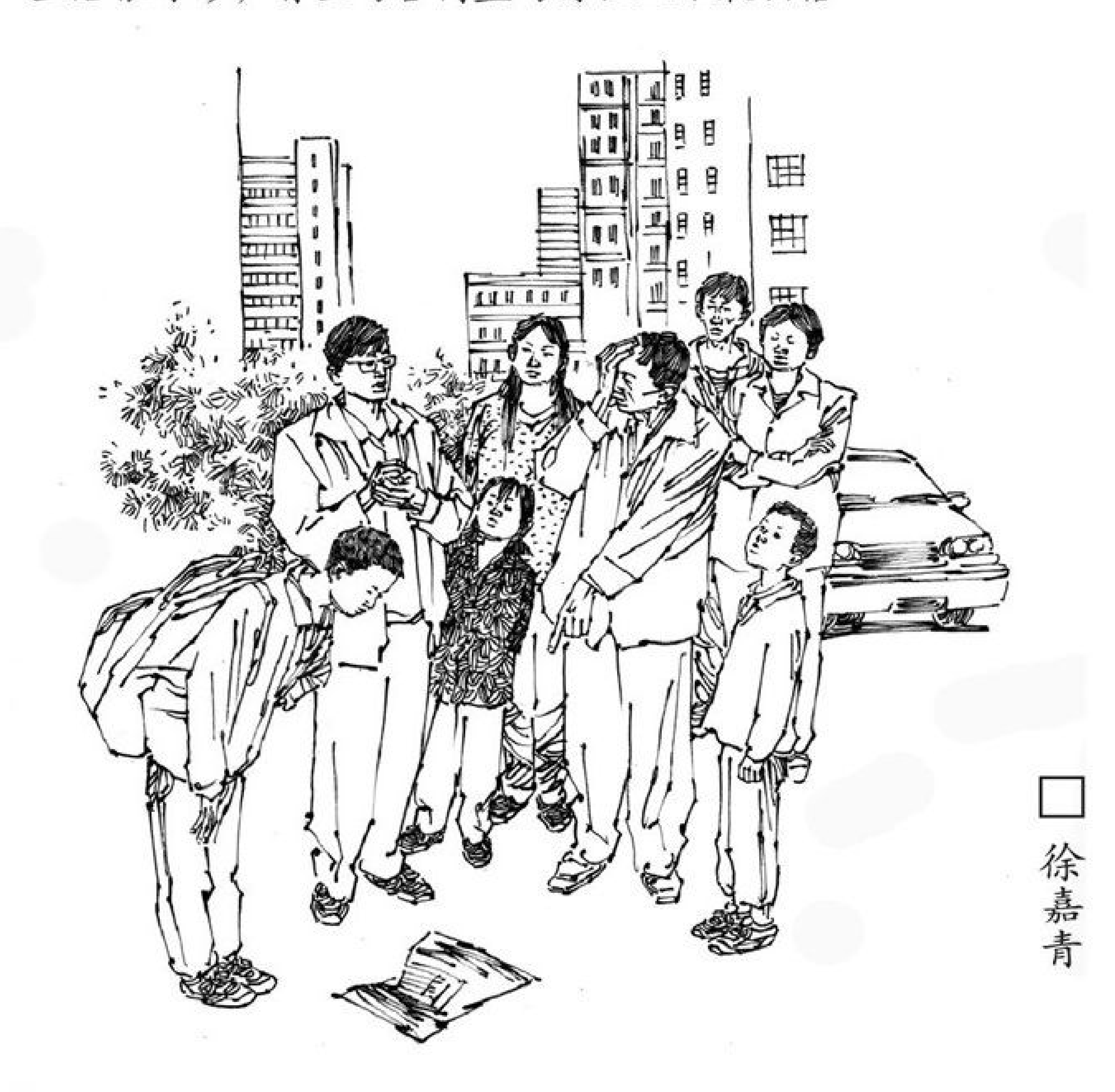
原来，这“五彩面”是用红豆、绿豆、黄豆、白豆、黑豆磨出来的豆面抻出的面。豆面遇水发涨，而羊肉又属热性，吃多了就口渴。“不吃亏”吃完面后因口渴不断喝水，越喝水，胃里的豆面就泡得越大，把他撑得肠胀肚胀。自此，他落下个一见面条就忍不住呕吐的毛病。

那天，“不吃亏”当副厂长的表姐夫嫁闺女，觥筹交错中，一盘精心制作的喜面被端上了桌。就在众人一片赞好声中，“不吃亏”竟然冲着喜面狂呕，好好的一盘喜面全给糟蹋了。表姐夫立时黑了脸，不久，“不吃亏”就被罢去了行政科长一职。

（题图、插图：潘胜奎）



生活很奇妙，有些巧合简直巧得让人不敢相信……



咋就这么巧

□ 徐嘉青

马晓苏按揭在启明小区买了套房子，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钥匙拿到手了。钥匙一到手，他就开始找人装修。这天，他到新房里查看装修情况，走到阳台上时，一只废弃的快递包装塑料袋缠住了左脚，他抬脚就把塑料袋踢到一边。塑料袋刚离开脚，刮来一阵风，它又不偏不倚地缠住了右脚。马晓苏索性俯下身，把塑料袋从右脚上揭下来，隔着窗子扔到了外面，心说你不是缠人嘛，这下看你还缠不缠。

马晓苏正准备去另外的房间看看，忽然听到楼下有人高声喊叫："谁这么缺德，往下乱扔东西！"

马晓苏把脑袋探出窗子一看，只见下面有个人正捂着脑袋，冲着楼上喊。马晓苏心想，自己不过是扔了一只塑料袋，就是从再高的地方掉下去，也不会把人给砸伤的，所以他根本没在意，查看完装修情况，吹着口哨下了楼。

到了楼下，刚才叫喊的人一手捂着脑袋，一手指点着冲着马晓苏走了过来，问："你是不是姓马？"

马晓苏一愣，点了点头。那人说："是叫马晓苏吧？"马晓苏又点了点头，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这下我可找着人了，楼层那么高，你往下乱扔啥东西？看把我的脑袋都给砸破了。要不是塑料袋上有你的名字，还真不好找你。"

马晓苏不相信地问："我就扔了个塑料袋，还能把你给砸伤？"

那人说："你这人还挺嘴硬的，你光扔了个塑料袋吗？里面可装着东西呢！"

马晓苏一听这话，也给搞愣了。他看了看那人刚才站的地方，自己丢下楼的塑料袋果然就在那儿躺着，让他奇怪的是，里面竟然多了个破旧的玩偶，应该就是这个玩偶砸伤了人。

围观群众见马晓苏狡辩，都纷纷批评他做事不地道。他一看眼前这架势，百口莫辩，无奈之下只得说："真对不起，您看伤着哪儿了，我给您出医疗费。"

见马晓苏转变了态度，被砸伤的人不闹了，围观的人也就自行散去了。马晓苏决定领着对方到社区医院包扎一下，走到那只惹祸的塑料袋旁边，他刚想一脚连同玩偶都踢走，转念一想，还是留着吧，说不定还能洗刷自己的不白之冤呢，于是就俯身捡了起来，塞到了包里。

经过医生检查，好在那人只受了点皮外伤，简单包扎了一下，又拿了点消炎药。临分手的时候，马晓苏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递给他说："钱不多，你拿着，算我请你吃顿饭，赔个不是了。"

那人也没客气，接过钱塞到口袋里，说："要是你一开始就这态度，还会受那么多批评吗？是自己犯的错，就得勇于承认。"

马晓苏望着那人远去的身影，心说咋这么倒霉，扔一个塑料袋，就掏了两百多块。他想起刚才装到包里的玩偶，打算拿出来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可是看了一圈，一个字也没发现。他使劲摇了摇，感觉玩偶里面像是有啥东西，就把玩偶翻过来，发现后面有个盖着盖子的孔，打开盖子一看，不觉呆住了，里面竟然有一枚亮光闪闪的钻石戒指。

马晓苏把戒指从玩偶里面拿出来，对着阳光一看，钻石发出璀璨的光芒。这下他更纳闷了，钻石戒指咋会被放到玩偶肚子里呢？这

个玩偶又是怎么跑到自己扔下楼的塑料袋里的呢？他想得脑袋都疼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索性不再想了，带着戒指和玩偶转回到租住的房子。

刚打开门坐下来，手机就响了，一接通，对方就着急地问道："您是不是捡到了个玩偶？"

马晓苏一听，故意装迷糊说："什么玩偶？"

对方说："在启明小区，有个人不是被装在塑料袋子里的玩偶给砸伤了吗？当时大家都认为您是乱扔东西的肇事者，后来您还领着伤者去看病了，那个玩偶也被您拿走了。我就是从伤者那儿要到您的手机号码的。"

马晓苏"哦"了一声，说："是有这么一回事，谁让我乱扔东西呢？花钱买个教训呗。"

一听这话，对方急了："那个玩偶在哪儿呢？"

马晓苏漫不经心地说："你说那个破玩偶呀，看着晦气，我给扔了。"

对方急了，问："扔了？扔哪里了？"

马晓苏哼了一声说："你是谁？管这么多干啥？"

对方说："实话跟您说吧，我住您家楼上，那个玩偶是我扔的，谁知道那么巧，正好您往下扔塑料袋，玩偶偏偏掉进了您扔的塑料袋里，这才砸伤了人。当时我也听到吵闹了，原想承认，不是怕人家讹诈嘛，就没敢承认。"

马晓苏问："哦，刚才我受那么多人指责，你不出来，现在倒自己出来了，你说吧，该咋办？"

对方爽快地说："您花了多少钱我全都掏，还补偿您精神损失费，咋样？只不过您得把玩偶还给我。"





马晓苏一听，就知道对方肯定发现钻石戒指的事了，明说出来又怕自己不给，才这样说的。想到这里，他嘿嘿一笑说："你不是想要玩偶，是想要钻戒吧？"

对方一愣，但马上就恢复了常态，说："既然您都知道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把钻戒藏在玩偶里，我老婆不知道，和我吵架时乱扔东西，就把玩偶给扔了。您说多少钱能还给我吧？"

马晓苏想了想说："我这人做事最实在，是自己的东西，绝对不给人家，但不是自己的东西，白给我也不要。刚才我给人家看伤一共花了二百五十六块，你得把这个钱给我。"

对方一听，马上同意了。就这样，双方约定在出事地点见面。

马晓苏重新赶到启明小区后，就见一个年轻男子正在那栋楼下面等着，一见到他，马上就迎了过来，满脸堆笑地说："这是三百块钱，您先拿着。"

马晓苏把钱接过来，细心地查验了一遍，然后掏出钱包，从里面点出四十四块钱，递过去说："这是找你的。"

年轻男子不好意思地说："不用找了，其实我应该多给您一些的，可又怕多给埋汰了您。钻戒能给我吗？"

马晓苏说："急什么，我刚才不是给你说过了嘛，不是我的，白给也不要。"他的话刚一说完，一辆警车竟然驶了过来，车门打开后，从里面跳出两个警察来。

马晓苏从口袋里掏出钻戒，在年轻男子面前一晃，说："我刚才还说了，是我的东西，绝对不给人家。我自己的钻戒，凭啥要给你呢？你也别抵赖，这钻戒内圈可是刻着我女朋友的名字。咱当着警察的面儿，你得把事情给说清楚！"

听到这话，年轻男子不由得低下了头。原来，前一段时间，马晓苏和女朋友来这看房，马晓苏想在新到手的房子里向女朋友求婚，不料从小区车库出来时，不小心把放在裤子口袋里的求婚钻戒给丢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事后马晓苏还贴出了寻物启事，可一连多天没有音讯，原想着再也找不到了，谁想到事情就这么巧，他扔了个塑料袋，竟把丢失的钻戒给砸出来了。

年轻男子说："我捡了戒指后，也看到了寻物启事，但想发个小财，没想到咋就这么巧。唉，丢人呀，看来人还是不起贪念的好！"

（题图、插图：陆小弟）



狭路相逢

□王 芬

黄大姐是个人贩子，她外表憨厚老实，拐卖起孩子来却心狠手辣。这天，她在城里的超市门口偷偷抱走一个三岁左右的男孩，给男孩喂了安眠药后，便抱着孩子跳上了一辆开往乡下的长途汽车。

车上人挺多，一个皮肤黝黑的男子给黄大姐让了座。黄大姐一边道谢，一边坐下了。

黄大姐的邻座是个年轻女子，她伸出一只手指，戳了戳黄大姐怀里孩子的脸，说："你家孩子好可爱啊，让我抱抱好吗？"

黄大姐笑道："好。"年轻女子抱过小孩后，便有一句没一句地和黄大姐聊了起来。女子说自己叫李颖，今天趁节假日回老家探亲。

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地方。下车后，李颖有点腼腆地对黄大姐说，她要去解个手，想麻烦黄大姐帮她拎一下背包，"黄大姐，等我回来了，我帮你抱孩子，你也去一下洗手间吧。"黄大姐点头答应了。

李颖去完洗手间回来，黄大姐把孩子递给李颖，就快步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等黄大姐出来，却发现不见了李颖的身影，正在着急，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走出洗手间，正是刚才给黄大姐让座的人。他看到黄大姐

手足无措的样子，便上前询问，黄大姐说了经过，哀求道："大哥，你帮我一起找找吧。"

车站附近人潮涌动，两人在人群里扒拉了好几转，没有任何发现。

黑皮肤男人就说："一个姑娘家，又抱着小孩，不会无缘无故就走远的，怕就怕那姑娘是人贩子，她是瞅准机会带走你小孩的。要不，我们先去报警？"

听到"报警"两个字，黄大姐心中一颤：孩子是偷来的，怎么能报警？没想到今天居然与同行狭路相逢，折在李颖手里了。

于是她对黑皮肤男人说："这报警……还要备案，到时我的孩子被她带远了不好找，我还是自己再找找看。大哥你忙你的，不要因为我误了你的事。"说完转身就要走。

黑皮肤男人却一把拉住黄大姐，说："出了这档事，我哪能丢下你就走啊？我叫程盛，我有一个亲戚就在公安局工作，现在我带你去找他，让他通融一下，先不备案，让几个同事赶紧帮忙把小孩找回来再说。"

"这、这能成吗？"黄大姐骑虎难下，惊出了一身冷汗，她急着脱身，可程盛把她的胳膊拽得紧紧的，根本走不了。

程盛带着黄大姐七拐八弯地走了好些路，终于来到一个小院子前。程盛上前拍了拍门，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妇女过来开了门。

程盛说："大婶，文叔回来了没有？我找他有紧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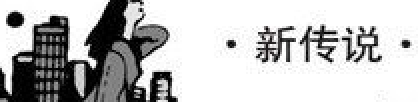
"他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了，你们先进屋里等吧。"这位大婶打量了他们两人一眼，便笑容可掬地把他们往屋里让。

黄大姐这时候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直打鼓。等进了屋，她抬眼看见屋里长凳上搁着的警帽警服，当即手脚一阵冰凉，"哐当"一下，整个人晕倒在地上。

等她醒过来时，大婶正用热毛巾帮她敷额头呢。"哟，你醒啦！程盛已经和我说了，孩子丢了，把你这当妈的急成这样，真可怜。不过你放心，我老伴就在公安局工作，等会儿他会带人过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别急，孩子肯定能找回来的。"

"大婶，要不我上路口等他们吧，我心里急。"黄大姐定了定神后，开始想方设法要开溜。

"那怎么行？你刚缓过来，不能去路口吹风。你坐着，我给你倒杯茶。"大婶把黄大姐按坐在床上，自己到客厅倒茶去了。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黄大姐趁这工夫从床上一跃而起，转身就往屋外跑。声音惊动了大婶，她见黄大姐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屋外蹿，也紧跟在后面追："你别跑呀！你要去哪儿啊？赶紧回来！"

黄大姐哪里管她，只管迈开腿往前跑，冲到屋外不久，就看到几辆警车迎面呼啸而来。黄大姐看见这情景，整个人都吓得怔住了，这下子怎么办呢？



正当黄大姐站在路上发愣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直在她后面追赶的大婶看到警车来了，竟掉头就往后面跑，还没跑远，就让一辆警车截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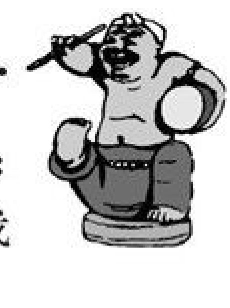
从警车里下来的除了警察，还有戴着手铐的程盛。

一个警察上来扶住黄大姐的手臂说道："你就是刚刚被程盛拐骗过来的那位妇女吧？他什么都招了，放心，孩子我们会帮你找到的。"

原来程盛也是人贩子，只是他贩卖的是妇女。本来他在长途汽车上盯住的是李颖，可一路上李颖的戒备心太重，他找不到机会。后来李颖抱走了孩子，程盛便想趁着黄大姐惊魂未定的时候趁火打劫，拐卖黄大姐。那个大婶和文叔，都是和程盛一伙的，他们经常冒充公安人员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要不是文叔提前落网，警察顺藤摸瓜抓住了程盛，黄大姐今天就不知道要被他们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警察带着黄大姐到公安局备案调查。黄大姐坐在警车里，脸色煞白，心里七上八下直打鼓：她的事情还没败露，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混过去……

警察都觉得她是一个接连遭遇



不幸的可怜母亲，没人对她的怪异神情表示怀疑，一路上对她照顾有加，这让黄大姐紧张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她拿定主意，演戏演全套，今天非把这一关闯过去不可！

到了公安局，黄大姐就照着自己之前告诉程盛的那套说辞，又讲了一遍，警察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审讯进行到一半，又一队警察带着嫌疑犯进来了。原来由于出警迅速，警方在半路上截住了李颖，把她抓捕归案时，孩子还睡得沉沉的没醒呢。

李颖走进来后和黄大姐打了个照脸，黄大姐马上反应过来，站起身指着李颖的鼻子喊道："就是她，是她偷走了我的孩子！"



她想李颖也不知道自己的底细，索性把事情全往李颖的身上推。果然，被她抢先这么一说，李颖也全招了，这也是个惯犯，公安局里今天可忙开了。

等程盛和李颖的事情都告一段落后，一个警察把孩子交还到黄大姐手里，说："黄大姐，你可真是福星啊，你看你自己逢凶化吉不说，还帮我们破了两个大案子呢！"

黄大姐心里暗笑：今天自己确实福星高照，几次大风大浪都让自己闯过去了。她口里客气道："哪里，都是你们尽心尽职，辛苦你们了！我要带孩子回去了，再见啊！"

"好，我送你出去。"这个年轻的警察十分热情，他送黄大姐走到公安局门口，正要转身回去，这时黄大姐给孩子喂的安眠药药性已经过了，孩子睁开双眼看到黄大姐的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你不是我妈妈，我要妈妈……"

黄大姐惊恐地转过脸，只见警察看着她，脸上全没了刚才的笑容："黄大姐，你还是先回来吧，有些事情我们还需要再调查一下……"

（题图、插图：谢　颖）



本篇改编自斯坦利·艾林的小说。斯坦利·艾林（1916—1986），美国推理小说家，代表作有《本店招牌菜》、《不合理的怀疑》等。

第七位妻子



艾伯比是个打扮整洁的小个子男人。这天，他在一家二手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有关法医学的书，书里有一桩案例很对他胃口。这桩案例讲的是X夫人在自家的小地毯上摔了一跤、不幸身亡的事。看起来像是场意外，然而有人指控死者的丈夫蓄意谋杀，不过这场指控最终因为被告突发心脏病猝死而终止。

据X先生说，当时X夫人正要给他送杯水，不料脚下的小地毯突然滑了一下。控方律师则出示了一份法医授权书，上面清楚地证明，只要丈夫在伸手接水杯的时候耍一个小把戏——将一只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下方，另一只手绕过她的脖子，再突然推一把——就能制造出与被地毯绊倒一模一样的惨状，而且不会留下一丁点儿作案痕迹。

艾伯比先生看了案例，心中一动，他此时正迫切渴望占有妻子的财产。艾伯比先生开了一家古玩珍品店，这家店是他生命中的太阳，



可是小店的经营状况很不好，他想用妻子的财产去维持小店运转，妻子却冷酷地说："等我死了你再打我那点儿钱的主意吧。"

妻子的这句话无意间给自己判了死刑。终于有一天，艾伯比先生实践了那本书里介绍的方法。事情发生得很快，除了裤子上溅了几滴水以外，其他都完成得干净利落。

艾伯比先生如愿继承了妻子的遗产，他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待一切风平浪静后，他将古玩店搬去了另一个地方。可是，艾伯比很快发现，古玩店的运转需要的不是一笔小数目，于是不久后，第二任艾伯比夫人也突然离世了。习惯成自然，没几年，艾伯比先生已经安葬了六任夫人，古玩店却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经济危机。恰好在这个时候，玛萨闯入了他的生活。

玛萨是个毫无身材可言的壮女人，她走进艾伯比的古玩店，一脸挑剔地对着他精心收藏的珍品评头论足。艾伯比先生对这个顾客讨厌极了，直到她说出了那句话："我在银行有五亿存款，但我绝不会在你这堆垃圾上花半毛钱。"

艾伯比呆住了，他被那个惊人的数字吸引了。几乎在转眼之间，他就决定，一定要想法让眼前这位女士成为第七任艾伯比夫人。

这时，玛萨说："我来你店里，不是因为你的商品，而是我发现，你和我去世的父亲惊人地相似。他连穿着都和你很像，十分整洁。"

艾伯比先生暗暗高兴，他殷勤地和玛萨聊了起来。通过聊天，艾伯比知道，玛萨至今还是单身。之后一段时间，玛萨常来艾伯比的店里，两人很快熟识起来。有一次，玛萨叹着气说："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太可能再遇到梦想中的男人了——他必须是个令人尊敬的绅士，愿意每分每秒都陪着我、关心我、爱护我。他还必须能唤醒我对已故父亲的记忆。"

艾伯比先生立刻抓住了机会，他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肩膀上，严肃地说："玛萨小姐，你或许已经遇到这个男人了。"接着，他趁热打铁，向她求婚了。

玛萨红着脸答应了。婚礼过后，玛萨的律师盖因斯伯勒来拜访他们，夫妻两人当着律师的面交换了遗嘱，同意自己死后，对方将继承自己的所有财产。艾伯比先生在仪式中偶尔显得心不在焉，因为他的脑子里正盘算着如何进行接下来的计划——之前立过六次功的那块

地毯首先要到位，然后就是等待合适的时机讨一杯水了。当然，这事还不急，等上几周也没关系。

然而，几周还没过完，艾伯比先生就意识到，他的计划必须大幅度提前，即使是几周时间，他也等不下去了。这段婚姻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单说一点，玛萨的家是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幢别墅，那简直就是个乱七八糟的洞穴，每间屋子里都堆着数量惊人的垃圾，表面还积着一层灰，这些对热爱整洁的艾伯比先生来说，就像一直有人在耳边用指甲划黑板。此外，这位新任的艾伯比夫人还热衷烹饪，一到吃饭时间，她就会端上一道又一道油腻腻的菜肴，逼着丈夫全部吃完，这导致一向饮食清淡的艾伯比消化不良，苦日子雪上加霜。

于是艾伯比先生决定，是时候实施终极计划了。这天傍晚，他把地毯带回了家，小心地铺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走廊上。

吃完晚餐，艾伯比先生看着妻子慢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穿过走廊，走进厨房。他大声地清了清喉咙，说："亲爱的，我口渴了，能帮我从厨房拿一杯水吗？"

很快，玛萨端着一杯水出来了。艾伯比小心地将一只手搭在她厚实的肩膀上，举起另一只手，像要拂去一缕散落在她脸上的头发。突然，玛萨平静地问："这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吗？"

艾伯比先生的手僵在半空，感到一阵寒意钻入骨髓。"其他人？"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什么其他人？"

玛萨咧开嘴巴冲他微笑，她手中的水杯稳稳当当，里面的水一晃不晃，"其他那六个。据我所知是



六个，怎么，还有更多？”

艾伯比努力控制住自己，说：“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玛萨淡淡一笑：“亲爱的，你不能就这么把之前的六个老婆都忘了啊，事实上，这很容易查出来，我的律师，盖因斯伯勒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这都是盖因斯伯勒瞎编的！”

玛萨“扑哧”笑了：“你这个小傻瓜，其实，从看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了。”

艾伯比先生试图让自己镇定一些，他气喘吁吁地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玛萨冷冷地说：“因为你和我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方方面面都是——你的穿着，整洁得令人厌恶，还有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你就是他那样的人，而他是我这辈子最憎恨的人，他为了钱与我母亲结婚，最后为了遗产杀死了她。”

“杀了她？”艾伯比先生呆若木鸡。

玛萨冷酷地说道：“没错，他杀死了她——先问她要一杯水，等她把水拿来时弄断了她的脖子。”

艾伯比先生突然想到了什么，他追问道：“后来你父亲怎么样了？被抓了吗？”

玛萨答道：“没有，他没被抓，案发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盖因斯伯勒先生曾经是我母亲的律师，他找到一位医生，那位医生证明了我父亲是如何杀死她的。可是，判决还没下来，我父亲就因为突发心脏病死了。”

艾伯比惊呆了：“就是那件案子——我读到的那件！天哪，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玛萨用冰冷的语气说：“当年我发过誓，日后一定要找个和父亲一模一样的男人，然后让他受尽折磨。我将对他所有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却一项都不让他得到满足。我知道他为了钱才与我结婚，但在我死之前，他休想拿到半分。我会活很久很久，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我，尽量让我多活一口气。”

此时艾伯比先生已经恢复了理智。他发现，尽管玛萨十分激动，脚却没挪步，还站在刚才的位置。于是他轻声地问：“你怎么能让他心甘情愿这么做呢？”同时悄悄地朝她靠近了一点。

玛萨看穿了他的意图，却并不在意，她说：“盖因斯伯勒先生手上有关于你前几次婚姻的一切文件，另外，他手上还有一封我的亲

笔信，表明如果我死了，务必立即进行调查。我们就直说了吧，我希望你从此永远忘记你那家没用的古玩店，乖乖在家陪着我，尽量让我高兴。这样过个几十年，也许哪天我心情一好，会撕毁那封信。”

艾伯比先生脸色铁青：“你要我放弃那家店？”

玛萨轻松地点点头。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玛萨笑道：“是盖因斯伯勒先生，他一直这么小心谨慎。要是哪天晚上九点，我没有打电话告诉他我很好、很开心，他可能会马上跳起来，认为发生了最不好的事。”

艾伯比先生想验证一下，于是他抢先拿起电话听筒，从里面传出盖因斯伯勒的声音：“喂，是艾伯比夫人吗？”

艾伯比先生想要个把戏，就说：“不是，恐怕她现在不能来接电话。你是谁？”

传入他耳中的声音带着明白无误的威胁意味：“我是盖因斯伯勒，艾伯比先生，我希望能马上和你妻子说话。我给你十秒钟让她来接电话，听明白了吗？”

艾伯比先生心灰意冷地转向妻子，递出听筒。接着，他吃惊地看到，妻子脚下的地毯在她准备放下水杯时稍微滑动了一下。她挥舞着双臂，想保持平衡，水杯跌到他的脚边，打湿了他整洁的裤子。妻子的脸扭曲变形，身体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她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了他最熟悉的那个地方。他看着她，几乎忽略了从电话听筒一直传到他脑子里的声音——“十秒钟数完了，艾伯比先生。”里面的声音近乎尖叫：“明白了吗？你的时间到了！”



（改编：小　可）

（题图、插图：佐　夫）

仗义如山

□田 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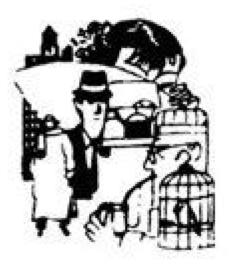
义匪郭麻子

在山东省密州县桃园乡北有一座大山，连绵十余里，巍峨耸立，叫做障日山，乡民又称其为“仗义山”。

障日山地形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初年，障日山上盘踞着一股土匪，匪首叫郭麻子。

郭麻子有一手神枪绝技，百发百中。他深知“盗亦有道”的道理，对喽啰们说：“兄弟们，咱们驻扎在障日山上，凡事务必义字当头，绝不能给障日山丢脸。”他亲手拟定了三条山规：不准奸淫妇女；不准欺凌弱小；非万不得已，不可伤人性命。违者斩。

翠屏是桃园乡大桃园村最美丽的少女。一天，她去河边洗衣服，却被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蒙面汉子劫走。有人认出了那匹马，正是障日山二当家的乌骓马。翠屏的父亲壮着胆子上了障日山，见了郭麻子就扑通跪倒，连喊“大王饶过小女翠屏”。郭麻子起初还不相信，问：“我治军一向很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翠屏的父亲只是一个劲地磕头。郭麻子下令搜山，不大会儿，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发现了被



五花大绑的翠屏。幸亏发现及时，翠屏尚未失身。二当家原本打算当天夜里偷偷跟翠屏成亲来着，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先将生米做成熟饭，待翠屏一家接受了他，再慢慢争取老大的首肯。

郭麻子勃然大怒，将二当家就地正法，枭首示众，然后亲自送翠屏父女下山，并送上二十块大洋以示赔罪。从此郭麻子名声大振，被远近乡民称为义匪。

游侠二烧包

关于郭麻子的义，还有一桩代表性事件。

那年，他带领兄弟们去“收税”——也就是抢劫，郭麻子每每自比官府，就给抢劫起了这么个别名。这次，他们的目标是大桃园村。

夜深人静之际出发，刚到村外，他们就遇到一个黑衣人，立于大路当中，大大咧咧，拦住了去路。

拦路的是大桃园村的“二烧包”。烧包，在密州县方言中有吹牛、显摆的意思。二烧包打小游手好闲，专好舞刀弄枪，干行侠仗义之事。除了好显摆，二烧包没有大的毛病，在桃园乡口碑颇好。此番他听闻郭麻子要到大桃园村“收税”，便自告奋勇前来拦截。

听到兄弟们禀报，郭麻子走上前，拱手问道：“这位兄台，有何指教？”二烧包也拱手回答：“郭老板，不好意思，兄弟不才耽误您生意了。按江湖规矩，今晚咱哥俩单挑，您要是能胜了我手中的枪，就由您进村，悉听尊便；您要是输了，就请掉转马头打道回府，不要打搅乡亲们休息。我听说，郭老板最仗义，今天打算领教领教。”

“哼，少给郭某戴高帽，这套玩意在老子这里不好使。”郭麻子冷笑两声，但略作思忖后却说了一个字“中”。

两人站好，隔着有十多步远，一个小喽啰负责敲锣。锣声未落，两人的枪几乎同时指向了对方的眉心，但很明显，二烧包要快那么一点。出人意料的是，枪声并未响起。

郭麻子看着二烧包手中之物，很是诧异：“这就是你的‘枪’？一个破笤帚疙瘩？”

二烧包点了点头，接着便连声赞叹：“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郭老板，果真是条好汉，兄弟佩服得紧！”

二烧包手快，却没“开枪”；郭麻子手慢，却能立即意识到对方高自己一筹且留有余地，从而“悬崖勒马”，硬生生地收住已经在扣

动扳机的手指头。两人反应都快，都很仗义，所以都暗自佩服对方。

郭麻子想了想说："这场算你赢，不过，光拔枪快还不能说明问题，关键得看枪法准不准，咱还得再比一场。"

二烧包说："中，不过得借你的枪用用，我家穷，子弹少。"

郭麻子点了点头："中，咱俩用同一把枪更公平。"

五十步开外，点燃了一炷香。郭麻子一挥手，香火灭。二烧包接过枪，也是一挥手，香火也灭了。

连续五轮，均是如此。

郭麻子道："这轮咱俩算是打了个平手，不过算总账，是你赢，兄弟认栽。一年之内，兄弟绝不踏入大桃园村半步。明年这个时候，咱再比过。"

生死一念间

第二年的比试，仍然是郭麻子以微弱劣势败北。之后连续两年，都是郭麻子败北，但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原因自不必说，郭麻子肯定暗自下了不少功夫。

第五年，郭麻子对二烧包说："兄弟既然入了匪窝，就得按匪的规矩办事。现如今，老兄断了兄弟很大一条财路，长此以往不是个法子。我看不如这样，今年咱动真格的，都用真枪，生死由命，是非恩怨就此两清。你看怎样？"



二烧包犹豫了一下，说："中，就听郭老板的。"

两人立下了生死文书，按了手印。

还是相距十多步远，锣响，枪响，就见郭麻子眉心蹿血，倒地身亡。

公道地讲，这回的拔枪速度，郭麻子倒是快了那么一点点，但当他看到二烧包再次拔出了那个笤帚疙瘩时，犹豫了一下，这时，二烧包的笤帚疙瘩



就毫不客气地响了。

其实，当初二烧包并没有撒谎，那柄笤帚疙瘩确实就是他的枪，也就是说，他把枪伪装成了一个笤帚疙瘩。二烧包把盒子炮枪扎进了一个大号的笤帚里，一是为了防盗，二是为了日后遇到事能够出奇制胜。除了跟郭麻子斗枪，他还从来没真的用过枪，这个秘密，自然就没人知道。郭麻子一直以为二烧包之所以拿笤帚跟他比试，是怕伤了和气，是怕了障日山的威名，万万没想到那居然是把真枪，结果到了决斗的时候，就着了二烧包的道。

一看老大死了，众喽啰就慌了神。有几个胆大的拔出枪，跃跃欲试，想为郭麻子报仇，但瞅了瞅二烧包手中还在冒着青烟的“笤帚疙瘩”，就没敢造次，于是撂下两句狠话，抬着郭麻子的尸体，狼狈不堪地回了山寨，一边走，还一边七嘴八舌地骂二烧包不仗义，不守江湖道义，胜之不武。

那几天，障日山上烧纸焚香，烟气迷蒙，哀声四起。土匪们寨门紧闭，为郭麻子办丧事。

二烧包托江湖同道送了十块大洋和两刀黄表纸，以示心意，但土匪们没有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奇女子翠屏

时间一天天过去，障日山那边似乎很平静，二烧包悬着的心慢慢放下了。

一天晚上，二烧包正在睡觉，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惊醒，他赶紧起来，抓起枪，透过窗户向外看。微弱的星光下，只见数个黑影子正在翻院墙。黑影子都手持武器，头上戴着白色的孝帽子，不好，肯定是障日山上的土匪替郭麻子报仇来了。看来，这个梁子再也解不开了，今天晚上只能拼个鱼死网破！

黑影子越来越近，正在逼近窗户。带着一万个无奈、一万个不愿意，二烧包举起了盒子炮，一挥手，“啪”一声，“哎哟”，倒下一个，又一挥手，“哎哟”一声，又倒下一个。

黑影子也开始向屋内胡乱开枪，“砰砰啪啪”，硝烟顿时弥漫了这个农家小院。

二烧包接连放倒了五六个黑影子。局面之所以一边倒，不完全因为二烧包枪法好，还因为黑影子在明处，二烧包在暗处，所以二烧包每击必中，自己却毫发无损。

二烧包的老婆见状，眉开眼笑：“当家的，黑着灯你都打这么准，

这要是点着灯的话，还不得更准？”

“别！”二烧包赶紧制止，话音未落，就听见“刺啦”一声火柴响。

灯亮，枪响，二烧包死。

二烧包的老婆就是翠屏。

翠屏年轻时曾被土匪劫持过，虽然土匪没有坏她的身子，却坏了她的名声。人们普遍质疑：一个黄花大闺女进了土匪窝，还能囫囵着出来？所以，翠屏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家，辗转间就成了老姑娘。后来有人给二烧包和翠屏做媒，二烧包是江湖中人，心里没有那么多条条杠杠，丝毫没有嫌弃她的意思，就娶了翠屏。

二烧包死后，翠屏终身没有改嫁。

那天夜里，双方激战正酣时，翠屏到底是不是故意点的灯呢？这个问题，在障日山一带众说纷纭，说啥的都有，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翠屏是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遇事糊涂，误以为点亮灯能让丈夫打得更准。她的本意是想帮助丈夫，没想到到头来反而害了丈夫。

还有一种说法是，翠屏当时身陷两难：二烧包是自己的丈夫，而郭麻子却对自己有大恩，在决斗这件事上，二烧包耍了诡计，利用了郭麻子的善意，不仗义。如此一来，自己给郭麻子报仇不是，不给郭麻子报仇也不是，真是为难至极。那天晚上，枪战打起来后，翠屏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不顾二烧包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点亮了灯，她其实是想赌一把——给交战双方创造一个公平的机会，将生死决断的权力交给老天爷，让老天爷来决定二烧包的生死，来决定郭麻子的仇是否得报。



人们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说翠屏虽为女流，却很仗义，通过点亮一盏灯，巧妙地解开了那个万难解开的死结……

（题图、插图：刘为民）



只是多了几个字

某晚报举办了一次小学生夏令营，让城市学生进山区体验生活。临行前，报社出资购买了学习用品，打算夏令营结束时捐给山区学生。参加夏令营的学生统一购买了书包、衣服、帽子，上面都印有“晚报小记者”的字样。

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小营员抵达了目的地。第二天根据计划，安排小营员和山区里的学生一起进山摘花椒。本想让山区学生和小营员结对互帮互助，但他们却很难融合在一起。小营员一组，山区学生一组，各摘各的，互不交流。负责带队的老师和报社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给山区学生也发放小营员的装备。山区学生穿戴上了印有“晚报小记者”的衣服和帽子，在后来的摸鱼、烧烤、赶集等活动中表现积极，俨然一副小主人的架势，对城市学生照顾有加。

十天后活动结束，当捐助的物资到达后，大家发现，所有捐助物资的外包装袋上都印上了“晚报小记者”的字样。村支书说，以前给孩子们发放捐赠物资，他们脸上都是害羞的表情，这次同样是捐赠，孩子们的脸上却洋溢着幸福和自信。带队老师告诉村支书，这不是捐赠，而是发给晚报小记者的礼物。

多印上的这几个字，或许影响孩子们一生。

（**作者**：马海霞；**推荐者**：周继红）



最合理的设计

上世纪30年代末，国学大师刘文典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一次，正值新生入学，热心的刘文典主动为学生们安排宿舍，还帮忙设计了床、书桌等物品的摆放位置。

第二天，有学生跑来反映，一名同学要求重新摆放床位。刘文典学贯中西，他认为目前宿舍的设计是最合理的：宿舍狭长，床铺自东朝西摆放，既有利通风，又有效利用了宿舍空间；两张书桌并排放在窗户下面，采光好，适合读书写字。

这番分析后，几乎所有人都连连点头。要求重新摆放床位的学生却低头不语，似乎仍要坚持自己的要求。刘文典气得直摇头，索性甩袖而去。

不过，当天下午，刘文典又来到了宿舍，不仅同意了那名学生的要求，还向他道了歉。这让大家都很不解，难道学生提出的设计更合理吗？刘文典笑着回答："我犯了一个大错，当我回去查档案时才发现，这名学生是维吾尔族人，而在维吾尔族的习俗中，最忌讳的就是睡觉时头东脚西。再合理的设计也不能凌驾于别人的风俗之上呀！"

生活中，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要求他人，并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样才是最合理的，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也许我们不理解，但一定要给予尊重。

（**作者**：乔凯凯；**推荐者**：卧 龙）

『不做好事』也是一件好事

亚历山大是个高中生，他特别擅长游泳。有一次，他代表学校参加社区举办的游泳比赛，却因为意外犯规而被取消了比赛资格。

比赛结束，亚历山大和带队老师一起准备回学校，突然听到一阵呼救的声音，原来有个孩子落水了。带队老师对亚历山大喊道："快去救人！"亚历山大反应过来，急忙跳到水中，靠着娴熟的游泳技能，把落水的孩子救了上来。当时泳池周围只有亚历山大和带队老师两个人，如果不是亚历山大及时相救，孩子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亚历山大救人的消息传开后，老师和同学们都赞不绝口，他一时成了学校里的英雄，没有人再提他被取消比赛资格的事情。

和朋友聊天时，亚历山大庆幸地说："幸好带队老师不会游泳，不然我也没有这个救人的机会，大家就会因为我被取消比赛资格而对我失望透顶了。"

"什么？你是说带队老师吗？"朋友吃惊地说，"他可是一家游泳馆的兼职教练，怎么可能不会游泳呢？"

亚历山大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故意把救人的机会留给了我！"

"不做好事"本身可能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对别人的帮助和成全。

（**作者**：张君燕；**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有人说，穷游就是花最少的钱走最多的路；有人说，穷游者经济或许窘迫，精神上却很富有。到底什么是穷游？阿P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阿P穷游记

□ 大刀红



阿P喜欢旅游，最近，他在网上看见“穷游”一说，一对美国夫妻只花了一千美元，就游遍了整个美国。阿P把脑袋一拍，说：“他们能一千美元走遍美国，我阿P也能一千人民币，玩遍中国。”

说走就走，阿P把穷游的第一站目的地定在一百公里外的太仓山。太仓山是刚开发出来的风景区，阿P本想花五十元钱买一张去太仓山的长途客车票，可听说本地有到太仓山的“黑车”，一人只要三十元，他就在路边拦了一辆“黑车”。在车上，阿P看见有个旅客背着大背包和帐篷，一看就是个自由行的背包客。到了太仓山镇，下车的时候，阿P掏出三十元钱，不料司机师傅说：“上车的时候说好的四十，按四十给。”

阿P不服气：“明明说的三十，怎么要涨价？不干。”

开黑车的师傅将衣服一脱，露出胸前文着的一条面目狰狞的恶龙，阿P一看，吓得忙给了四十块。

其他乘客无奈，也给了四十块。最后，只剩下那个背包客，背包客把黑车师傅拉到一边，不知嘀咕了几句什么，黑车师傅竟然连背包客的钱也没收，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阿P心想：这两个人一定是一伙的。

阿P下了车，已经是下午了，他买了个面包，在太仓山脚下的小镇开始转悠。俗话说“宁可多走十里路，不在风景区吃住”，就是说风景区的消费太高了。果然，阿P转了一圈，发现价格最低的单间也要三百块，就想找个地方凑合一晚。不过他人生地不熟，就想先到处转转，看哪个地方最合适。

转着转着，天快黑了，阿P看见河边公园里有人在僻静处搭帐篷，上前一看，居然是早上那个背包客。背包客冲阿P打了个招呼，说：“你是个穷游族吧？”

阿P掩饰说：“不是，我是一般游客。”

那人笑着说：“别装了，我也是穷游一族，看着你这样子，就和我第一次出门‘穷游’一样。”

阿P见背包客看出了自己的身份，忙冲对方一拱手，说：“你眼光真厉害。”

背包客对阿P伸出手，说：“我叫罗钿，穷游客。”阿P一边和罗钿握手，一边说：“我叫阿P，是个穷游菜鸟，请多多指教。”

罗钿对阿P说：“看样子，你今晚没有着落，不如和我将就一晚。”

阿P正想向罗钿讨教一下穷游的事，就住进了他的帐篷。罗钿对阿P说，他是个小画家，就喜欢游山玩水，寻找灵感，不过，他收入不高，只能穷游。罗钿说：“穷游就是省钱，比如搭顺风车，睡地下车库，只要能省钱就尽量省。”

两个人聊熟了，阿P就问：“今天下午，你和那个黑车司机说了什么，他一分钱没要就走了？”

罗钿听了，哈哈大笑，说：“来之前，我就听说这里的黑车司机喜欢宰客，我就问清了太仓镇的交警中队长的名字。刚才那黑车司机宰客，我就把他拉到一边，说我身上的钱被小偷偷走了，我表哥等会儿来接我时，把钱给他。他问我表哥是谁，我就把交警中队长的名字报给他听，他一听，就吓跑了。”

阿P不由得开始佩服起罗钿。第二天，两个人吃过早餐，来到太仓山售票处门口，阿P对罗钿说：“我去买票，门票每人一百五。”罗钿却说：“买什么票，你给我二十

块钱。”

阿P犹豫了一下，拿出二十块钱递给罗钿。罗钿又掏出二十块钱，拦住一辆驶往景区的农用小车，将四十块钱递给小车上的司机，说：“我们两个想到里面看个亲戚，可景区的人不让，你能顺便捎上我们吗？”

司机收下四十块钱，心照不宣地对两人说：“景区里的保安也太不懂人情，快上车。”阿P和罗钿两个人爬上农用车后面的车厢，农用车载着二人，竟然畅通无阻地通过了景区大门。原来，罗钿早就打听到，景区里有些农民居住，这些农民经常利用出入景区大门的机会，二十块钱一个人，载一些散客进去，赚些外快。

游完太仓山，阿P打算向下一站目的地朱家界进发。罗钿说，朱家界他去过，那里的风景可谓人间仙境，就是门票太贵，要两百五十元一张，他知道有条秘道能进入景区，离入口大约有五百米距离，就在景区分离栏的西边。

阿P听了，连连感谢罗钿。两人分手后，阿P就踏上了去朱家界的旅途。

到了朱家界，阿P按照罗钿说的，顺着景区的隔离带，向西走了约五百米，果然，那里的隔离带有个破损的洞口，阿P忙从洞口钻进景区。

顺着小路走了一百多米，面前出现了一条岔道。阿P凭借经验，顺着足迹多的道路向前走。走了一个多小时，又遇见一条岔道，其中一条路被坍塌的泥石所阻隔，阿P就爬上另一条道，可走着走着，山道越来越陡峭……

阿P想给罗钿打个电话，问一下路怎么走，可是，这一带根本没有手机信号。阿P望见前方山脊上有条旅游通

道，上面挤满了游客，似乎并不遥远。于是，阿P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个方向爬去。

俗话说“看山跑死马”，虽然看得见，也听得到说话的声音，可山路陡峻，荆棘丛生，阿P的衣服被荆棘扯破，身上被拉得遍体鳞伤。阿P爬了三个小时，面包吃光了，水喝完了，这时想放弃，往回走，可想想不太划算，只好硬着头皮向前爬去……等阿P爬到旅游走道时，已经花了五个小时。他因为缺水，虚脱昏倒在旅游走道上，直到保安将他送到救护站。

救护人员给阿P补充了两瓶葡萄糖，阿P这才苏醒过来。在救护人员的追问下，阿P才吞吞吐吐地说出逃票的事。听阿P讲出原委，救护人员笑得前仰后合。阿P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你们笑什么？”

救护站的人对阿P说：“今天山上开祭坛，祭拜本地的朱大仙，景区免费对外开放。”

听了救护站人员的话，阿P懊恼得几乎想撞墙，没想到千辛万苦逃票，却成为一个大笑柄。

阿P打电话，想把罗钿狠狠地骂一顿，没想到，刚打通罗钿的电话，罗钿就诉起苦来，说他从捷径进入一个景区，不料被落石砸伤，腿骨折了，现在正在医院，因为没买票，景区拒绝赔偿。



阿P听了，气顿时消了一半，他暗自庆幸：自己虽然白忙活了一场，但和罗钿一比，运气要好多了！看来，穷游虽然要省钱，但一切还得按规矩办事。阿P决定，接下来的旅途，自己一定要探寻真正的“穷游精神”。想到这里，他又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迫不及待要出发了……

（题图、插图：顾子易）



最深的恐惧往往来自内心，当凶手心虚害怕时，就离他落入法网不远了……

恐怖的木偶声



□ 白玉堂

这天晚上，欧文在外面和朋友喝酒，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醉醺醺地回到自己位于公寓五楼的家。一进门，他就吃了一惊，只见妻子芭芭拉和一个帅哥正相依相偎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帅哥看到欧文，居然抬起手，招呼道："这么晚才回来，又喝酒去了吧！"

欧文趔趄地走过去，大声道："你是谁？怎么到我家来了，我、我喝酒关你什么事？"

帅哥两手抱胸，一扭头说："我是这个家的成员，你喝酒当然关我的事。以后再晚回，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了。"

欧文觉得这话很耳熟，不由得去看帅哥旁边的妻子芭芭拉，只见她紧闭嘴唇，一脸冷漠。欧文一下子醒悟过来，都怪自己喝酒喝多了，芭芭拉是木偶剧团的演员，所谓帅哥，其实是个真人大小的木偶，芭芭拉此时正操纵着木偶，用腹语和自己说话呢！

“嘻嘻！”欧文讪笑道，“我、我搞错了……”芭芭拉鄙夷道：“喝那么多酒，能不搞错吗？我再说最后一次，以后再喝醉，就别进这个家了。”

欧文争辩道：“我没醉……”

芭芭拉站起身说：“你都能和木偶说话了，还没醉？反正以后晚上超过9点我就反锁门。”

“你敢……”

“我就敢……”

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那一刻，欧文完全被酒精冲昏了头脑，以后发生的事他根本不记得了。等到他恢复意识，才发现自己正趴在芭芭拉身上，双手掐住了她的喉咙。他吓了一跳，赶紧松手，再看芭芭拉，眼睛圆睁，嘴巴大张着，已经没了气息。

欧文头上瞬间冒出了冷汗，自己在醉酒状态下掐死了妻子！一瞬间，他完全清醒过来，他惊慌地一边喊着妻子的名字，一边拍打她的脸颊，可芭芭拉已经没有了任何反应。欧文猛一抬头，又吓了一跳，原来客厅的窗帘没拉上，对面公寓六楼有一个女人正探着头望向自家。女人看到欧文发现了自己，慌忙缩回了身子。

欧文赶紧走到窗边，“哗”的一声把窗帘拉上。他烦躁地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他不知道对面的女人是不是看到了自己掐死妻子的一幕，会不会报警，如果报警，警察造访这间屋子只是时间问题。

在警察来之前，一定得想办法处理好尸体。此刻，欧文没有丝毫犯罪感，反而觉得自己是个不小心做错事的受害者。

楼下不断有人走动，现在把尸体移到外面去是不现实的，唯有先把尸体藏起来，等到半夜一两点以后再想办法运出去。突然，欧文看到了放在沙发上的木偶，他感觉那个木偶好像在嘲笑自己，就走过去抓起木偶，掉了个头。

“把尸体藏到哪里呢？”欧文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最后把地点选在了卧室的阳台上。阳台一角放着一堆杂物，他整理出个空位来，把尸体扛到那里，再用杂物盖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端倪。

欧文忙完这一切，到卫生间洗了把脸，刚从卫生间出来，门铃响了。欧文打开门，门外站着两个警察。这两个警察经常在这一带巡逻，欧文都认识，年老的叫汉斯，年轻的叫汤姆。

汉斯冲欧文点点头，说：“晚



上好，先生。刚才接到报警电话，说你家有人吵嘴打架，严重影响到邻居休息，有这回事吗？”

欧文装作无所谓地点了点头，说：“不好意思，吵到别人了。”

汉斯往房里扫了一眼，问：“你妻子在家吗？我们进去看看。”

欧文露出不耐烦的样子，说：“没必要吧！吵完嘴，她就跑出门去了，我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汉斯一步跨进门，说：“对不起，报警人说你打了妻子，家庭暴力可是违法的。”

欧文无奈地让开身子。两个警察走进客厅，汉斯一眼看到沙发上的木偶，问：“那是什么东西？”

“木偶。”

汉斯点点头，打量着客厅，问：“你妻子真跑了？”

欧文肯定地说：“真跑了，我也不知道她跑哪去了。”

汉斯摇头道：“是你把她打跑了吧！你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你妻子可以到法庭告你。”

欧文装作内疚的样子低下头。忽然，屋子里传出了奇怪的“呜呜”声，好像在呻吟一般。

欧文傻了，虽然无法确定声音的位置，但声音确实在这个屋里。声音含混不清，就好像是喉咙被勒住一样，汉斯和汤姆也凝神静气听起来。欧文战战兢兢地说道：“是隔壁电视里的声音。”

“嘘，别出声。”汉斯制止道。

欧文闭口不语了。三人屏住呼吸，一言不发。很快，他们又断断续续听到了与刚才相同的呻吟声。汉斯和汤姆交换了一个眼神，开始蹑手蹑脚地在客厅里走动，他们要查出声音的来源。



欧文好不容易才装出平静的样子，内心却翻江倒海。他满脑子都是藏在阳台上的尸体，感觉自己的脑袋要像气球一样炸开了。难道是芭芭拉发出的声音？可是，芭芭拉死了，她怎么能发出声音？难道她还没有死？

汉斯和汤姆慢慢走到了卧室门口。欧文急了，如果他俩去阳台，保不准就会发现尸体。这时，他一眼看到了沙发上的木偶，连忙走过去抓起木偶，说：“别找了，是木偶发出的声音，这个木偶是表演用的，能简单发声。”

汉斯和汤姆狐疑地走了过来。欧文脑子里回想着以前妻子操纵木偶的手势，一边摆弄木偶一边用腹语说道：“晚上好！晚上好！”

欧文曾经跟妻子学过一阵子腹语，虽然并不在行，但此时没必要表演得那么专业，只要能混过去就行。汤姆走近说：“是木偶发出的声音？那你让它再发出刚才的呻吟声，快呀！”

话音刚落，“呜呜”声再次响了起来。欧文赶紧把自己的声音和“呜呜”声重叠在一起，一张一合地操纵着木偶的嘴，使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木偶发出来的。

汉斯和汤姆似乎相信了，这时，“呜呜”声突然变了，变成了“救我，快救我……”欧文脸色发白，难道芭芭拉真的没死？他赶紧操纵木偶的嘴巴，一张一合，仿佛是木偶在说话一样。

没承想汉斯问道：“你在哪里？”汉斯没有问欧文，而是直接向木偶发问。

“我在卫生间……”这次是欧文用腹语发出的假声假气的声音，他想转移两个警察的视线，因此随口这么说。

汤姆立马奔向卫生间，很快又跑了出来，冲汉斯摇了摇头。

汉斯两眼瞪着木偶，再次发问：“你在哪里？”欧文再次假声假气地冒充木偶说道：“我在厨房壁柜里……”

汤姆又跑进了厨房，一阵壁柜门开合声之后，他跑了出来，再次摇了摇头。

此时，欧文产生了戏弄这两个警察的念头，汉斯每次发问，他就假装木偶回答：“我在书房里……”

“我在餐厅桌子底下……”

“我在垃圾桶里……”

“算了，别忙了。”汉斯冲跑出跑进的汤姆摇摇手，“他在捉弄我们。”

欧文放声大笑，木偶也一样在



笑。欧文通过操纵木偶戏弄警察，把压抑在心中的一切一股脑地倾泄而出，他的紧张感消除了，轻松多了。这时，汉斯再次发问：“你到底在哪里？”

欧文还没来得及使用腹语，只听到一个悲哀而机械的声音回答道：“我在卧室的阳台上……”

汤姆毫不犹豫地冲进了卧室。

欧文的脸色一下变得死灰，这是哪来的声音？手里的木偶虽然呆立不动，却一直张着嘴在傻笑，仿佛在嘲笑他一样。

不一会儿，卧室里传出了汤姆的惊叫声：“天哪！阳台上有一具尸体……”

直到被赶来的几个警察戴上手铐，欧文都觉得一头雾水：那恐怖的呻吟声是哪来的？最后那句“我在卧室的阳台上”，又是怎么回事？一转头，他看到汉斯把沙发上的木偶拿了起来，只见他熟练地操纵起木偶的表情和动作，木偶居然发出了“呜呜”的呻吟声。

欧文瞪圆了双眼。

汉斯微笑道：“我也喜欢玩木偶，我也会那么点腹语，但只能发出这种怪声，说几句简单的话……”

欧文惊叫道：“呻吟声是你发出来的？”

汉斯点点头，说：“报警人说你打死了你妻子，可我们匆匆赶来，并没有搜查证。我看你一直忍不住往卧室方向看，就决定将计就计。我不发出这个声音，怎么趁机搜查你家？”

说完，汉斯操纵起木偶，顿时“呜呜”呻吟声不绝。

（题图、插图：佐　夫）





九号车厢

□ 汪建波

章大伟是一名现役军人，他刚结束一个月的探亲假，坐火车回部队。火车一路疾驰，章大伟无心留意窗外的风景，脑海里满是离别时妻子不舍的神情，以及襁褓中女儿那粉嘟嘟的笑脸。

“战友，你好！”一个着警服的汉子急冲冲地走过来，打断了章大伟的思绪。警察看了一眼章大伟身上的军装，一脸焦急地说：“我是乘警长黄明，九号车厢出现一群劫匪，我们需要你的支援。”

“什么？走！”匪情如军情，章大伟想都没想，就随黄明赶了过去。穿过乱哄哄的狭窄通道，好不容易赶到八号、九号车厢连接处，只见十余个蒙面匪徒挥舞着明晃晃的砍刀，吓得瑟瑟发抖的乘客极不情愿地把现金、首饰扔进匪徒手中的提包。

车厢的两端，各有两名持枪的乘警。“住手！不然就开枪了！”乘警的呵斥，匪徒们充耳不闻。黄明侧身对章大伟说：“这是一群惯匪，知道我们怕伤及群众不能开枪，所以有恃无恐、胆大妄为。”

“乘警长，你想办法联络对面的同志，让他们到后面几节车厢寻找现役军人。”章大伟在部队是侦察连连长，面对如此危急的场面，

· 情节聚焦 ·

依然临危不乱，“你先稳住劫匪，我去去就回。”

章大伟回身走向最前面的一号车厢。他站在车厢中间声如洪钟：“我是侦察连连长章大伟，一群劫匪在九号车厢公然抢劫，凡是当兵的跟我来！”话音刚落，一名少尉、一名中士挤出了人群。

紧接着，二号车厢找到一名士官，三号车厢有两个中尉，四号车厢、五号车厢……八号车厢里，没有军人，却站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我是退役军人华兵，算我一个！”

章大伟回到九号车厢时，身边已聚集了十二名穿着各式军装的军人。有陆军的、海军的、武警的，甚至还有消防战士，可谓是诸兵种大合成。而车厢的另一头，也聚集了近十名军人。

二三十名军警从天而降，劫匪们始料未及，顿时手足无措，对峙不到一分钟，纷纷丢下砍刀投了降。

章大伟指挥大家两人一组擒拿匪徒，最后一个领头模样的刀疤脸，章大伟和华兵正欲押解，哪料刀疤脸瞬间掏出一把匕首，向华兵当胸刺去。说时迟那时快，章大伟迅猛出击，刚劲的右掌如铁钳一样卡住刀疤脸的手腕，其手上的匕首应声而落。万万没想到，刀疤脸的左手又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生生地扎进章大伟的大腿。华兵见势不妙，照准其脑门一记勾拳，刀疤脸顿时眼冒金星，束手就擒。

章大伟智勇双全，巧妙召集战友擒获匪帮，一时间被部队内外传为佳话，还荣立了个人一等功。但匪徒刺中大腿的一刀，伤了筋骨，落下轻度残疾，转业回乡后在一个大型国企当了保卫科长。

十年后，国企改制，章大伟下岗了。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他失去了妻子，没了家。生活陷入困境，一筹莫展之际，邮递员将五张汇款单送到章大伟的手中。汇款地点来自不同的省市，汇款人一栏却不约而同地写着——“九号车厢”。

不久，章大伟破天荒地收到省城一家知名企业的聘用通知。他将信将疑地前往报到，董事长居然亲自接见他。

章大伟见对方有几分面熟，仔细端详：“你是九号车厢……华兵？”“嗯，九号车厢！”两名并肩战斗过的生死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

（推荐者：刘克忠）

（题图：张恩卫）

担保引发的官司

□李新忠



阿明和王大田同在一家企业工作。这年春天，阿明辞职建了个淀粉加工厂，并聘请王大田到自己的厂里担任业务主管。半年后，阿明的加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为此，他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王大田看到阿明整日愁眉苦脸，也很着急。他想起以前的同事大伟，在一年前中了30万元的体彩大奖，于是兴冲冲地走进阿明的办公室，对他说："伙计，别急，我有办法借到周转资金了！"

阿明顿时来了精神，忙招呼王大田坐下。王大田看着阿明不紧不慢地说："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的同事大伟吗？他去年中了30万元体彩大奖，只要多给他点利息，我想他会借给咱们周转资金的。"

阿明一拍脑袋："多亏你提醒！今晚咱俩就宴请大伟，向他借钱救救急。"

当晚，阿明和王大田把大伟请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大酒店。席间，阿明说出借钱的事情，并承诺多付一些利息，大伟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大伟把10万元钱给了阿明，双方商定，10万元钱借期两年，付利息15000元，由王大田作为连带担保人。最后，三

人都在借款协议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年年底，阿明的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淀粉又严重积压，连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了。阿明实在没有办法，带着妻子和儿子跑路了。

淀粉加工厂倒闭后，大伟找不到阿明，就拿着借款协议向担保人王大田讨要10万元欠款。王大田本来就有心脏病，大伟每天缠着他要钱，王大田有苦难言，整日借酒消愁，终因心肌梗死猝死了。

王大田死后，大伟拿着借款协议向王大田的儿子王小军追要欠款，王小军以父亲已死、担保责任中止为由拒绝赔偿。

大伟多次向王小军追要欠款无果，无奈之下就去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了解了整个借款过程后，对大伟说："王大田虽然已去世，但是他的担保责任仍然存在，让王小军承担他父亲的担保责任欠妥，你去了解一下，王大田居住的那两层楼房，如果王小军还没有继承，你可以向法院起诉，用王大田的两层楼房偿还你的欠款。"

大伟通过了解，确认那两层楼房的户主是王大田后，就把王大田的继承人王小军告上了法院。

半个月后，法院经过审理，判决在王大田遗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如遗产不足以承担的，以遗产为限；如遗产超过担保补偿的，超过部分仍由王小军继承。

律师点评：

《担保引发的官司》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担保人死亡后担保责任是否继续有效。

根据法律规定，保证人死亡后，保证责任仍旧存在。这时，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义务以其遗产为界限先行承担保证责任，然后再进行遗产分配，遗产继承人最高承担继承份额内的部分。

故事中，欠款人下落不明，担保人死亡，但借款协议仍然有效。由于担保人王大田虽然死亡，但留有遗产，故法院判决以其两层楼房偿还债主借款是有法可依的。

（题图：丁德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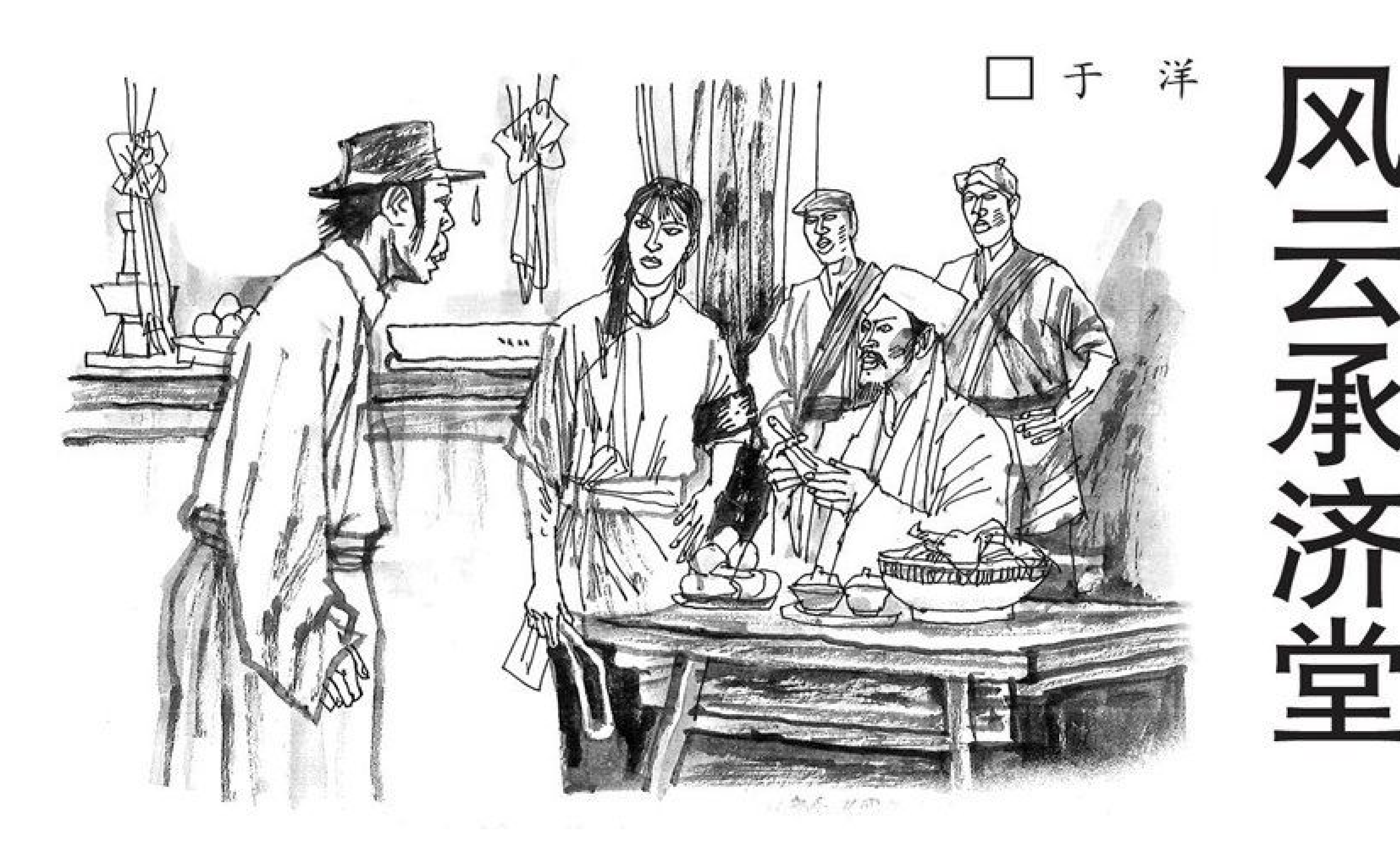
2016年12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苹果表皮细胞里含有一种氧化醇素，平时它被细胞膜严密包裹，不与空气接触，一旦细胞膜破了，氧化醇素就与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作用，导致苹果变色。所长咬过的苹果还没变色，如果真像所长所说30分钟前被人麻醉昏倒，那苹果的颜色应该会变。

思维风暴答案：C。



风云乱世，百年老店掌柜意外身死，临终前把家业托付给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姑娘。有人说她是仙女下凡，有人说她是土匪出身，她却说，自己只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普通人……



风云承济堂

□于 洋

1.少奶奶

民国年间，北洋政府治下的热河都统承德府有一家老字号药铺，叫承济堂。承济堂的老掌柜姓杨，他为人厚道，急公好义，偏偏儿子杨济是个败家子，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杨趴蛋”。

这段时日，老杨掌柜去奉天做药材生意，杨趴蛋就像松了辔头的驴子，四处撒欢。这天，他豪赌了一夜，一算账，竟然输了一万大洋。从赌场出来，杨趴蛋肠子都悔青了，好在今天是父亲回家的日子，他希望父亲这趟买卖能多赚点，好替自己还账。

杨趴蛋到了家门口，转了好几圈没敢进门，正想着怎么和父亲交代，就见承济堂的老管家刘叔匆匆从里面跑出来，一看到杨趴蛋就哭着说：“少爷，你可回来了，赶紧进屋吧，老掌柜他……不行了。”

“不行了？”杨趴蛋懵懵懂懂地跟刘叔进了屋，屋里的景象让他

惊呆了——只见老杨掌柜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两手的手腕上各有一道深割的口子，血好像已经流干了。床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的姑娘，二十出头，打扮得干净利索，虽然眉头紧锁，但看上去异常冷静。

老杨掌柜听到杨趴蛋进来，缓缓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杨趴蛋，又指了指旁边的姑娘，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话："我走后……你和她成亲，以后凡事要听她的。"接着就断气了。杨趴蛋扑倒在炕头大哭。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杨掌柜死的当晚，账房便卷着承济堂的钱跑了。刘叔和老掌柜带回来的姑娘忙里忙外，料理后事，杨趴蛋却只会坐在角落里一个劲地哭。

出完殡，赌场的债主侯三带着一群人来要账了。要账的这群人里，居然还有承济堂以前的一个伙计——阎六。这阎六经常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后来被老杨掌柜辞退了，没想到竟然投奔了侯三。

此时，阎六得意洋洋地对杨趴蛋说："还不出钱，就拿承济堂抵账！老掌柜死了，这承济堂在你杨趴蛋手里，败了还不是早晚的事？不如交到我们侯三爷手里，还能造福于民。"

侯三拿出一张字据，举到杨趴蛋面前说："白纸黑字红手印，赌场的规矩，赖账的砍手，交出承济堂还是砍一只手，你可想清楚了。"

杨趴蛋吓得魂飞魄散，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上来。阎六见状，狞笑一声，上前就要揪杨趴蛋的衣领，手还没沾到衣裳边，就被迎面而来的一盆水浇了个透心凉。接着，就听到一个纤细却镇静的声音："把字据给我。"

众人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老掌柜带回来的那个姑娘扔掉盛水的铜盆，从怀中掏出一张纸，冲着侯三说："现银没有，这是承济堂的房契，抵账了，把字据拿来，咱们两清。"

阎六狼狈地抹掉脸上的水，一个箭步冲到那姑娘跟前，叫嚣着："你他娘的活腻了吧……"

"啪！"只见那姑娘挥手就是一个嘴巴，狠狠地抽在阎六脸上，骂道："狗奴才，没大没小，我跟你家侯三爷说话，你插什么嘴！"这一巴掌可把阎六打愣了，直勾勾地看着她。

侯三也是一愣，他仔细打量了一番那个姑娘，只见她眉清目秀，皮肤雪白，看似柔弱，神情里却有着异于常人的倔强和冷静。侯三不

敢轻视，想了想说：“承济堂现在这样子，房契只能抵两千大洋，剩下的八千呢？”

“两千就两千。”姑娘不慌不忙，“老掌柜刚走，现在账上周转不开，日后承济堂若能东山再起，我必将剩下的银子还上。”

侯三大笑：“东山再起？谁不知道你们的账房跑了，承济堂就剩下个空壳子。我改主意了，今天拿不出一万大洋，就按赌场规矩办。”

姑娘淡淡地说：“侯三爷，既然您不明事理，那我也豁出去了，您闻闻这承济堂周围是什么味。”

侯三这才注意到，原来刚才姑娘泼的那一盆不是水，竟然是火油。姑娘凛然道：“侯三爷，这承济堂里里外外全让我浇了火油，当然也包括您脚下踩的。今天要么您拿着房契走，要么，您带着承济堂的灰和我们的魂儿走。”说着，姑娘就擦着了洋火，要点那房契。

这场面可把侯三惊住了，不由得就问了姑娘一句：“那什么，你、你到底是谁啊？承济堂的事轮得到你做主？”

姑娘盯着侯三说：“三爷您听好了，我叫张小玉，打今儿个起，我是承济堂的少奶奶。”

三天后，张小玉和杨趴蛋搬出了承济堂，承济堂里的药材全抵给了侯三，杨趴蛋只带走了老掌柜的一箱遗物和承济堂的牌匾。这箱遗物除了一些医书，就只有一面铜锣。据管家刘叔说，当年杨家祖上当医生，走街串巷时敲的就是这面铜锣，兴家立业后，历代承济堂掌柜都把它当做镇店之宝。

张小玉用带来的首饰在离承济堂不远的地方租了两间小房。全都安顿好以后，刘叔开口问道：“小玉姑娘，别怪我这个老东西多心，我有些话想问你。”

张小玉放下手里的活，说：“刘叔您问吧。”

刘叔清了清嗓子，说：“我在承济堂几十年，虽然不开方治病，但也能看出点门道。老掌柜临死前手腕上的刀痕，从刀锋走势上看，像是自己割的，老掌柜到底出了什么事？您又是打哪来的？”

杨趴蛋也在一旁插嘴：“对呀对呀，我爹到底是怎么死的？”

张小玉沉默片刻，说：“刘叔，老杨掌柜已经走了，您问的事，我以后会慢慢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应该先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

刘叔有些尴尬地说：“可我们连你的来历都不清楚……”

张小玉笑道："刘叔，承济堂都没了，您还有什么让我图的？我是老掌柜给杨家找来的媳妇，趴蛋要是不嫌弃我，我愿意全心全意地和他过日子。"

刘叔点了点头，此时，他只能遵守老掌柜的遗嘱，认定了这个少奶奶。没过几个月，刘叔便张罗着让杨趴蛋和张小玉拜堂成了亲。

2.毒山杏

成亲后没多久，这天一大早，刘叔和杨趴蛋就被院子里一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吵醒了。两人从屋里出来，发现张小玉正在院子里捣鼓老掌柜留下的那面铜锣呢。

杨趴蛋揉揉眼睛，问："小玉，你拿这出来干吗？"

张小玉笑了笑说："我昨天想了一夜，你之所以祸事连连，只怕是犯了小人语。别人越说你不行，就真的不行，这倒霉的邪祟就越会来找你。要想翻身，就得让别人都说你能起来。"

"我都趴蛋了，怎么让别人说我能起来？"

"我从小读过一些书，懂得一些破小人语的方法。"张小玉拿起铜锣说，"这面铜锣是承济堂起家的宝贝，有个名号，叫功德锣。从明早开始，每日天色刚泛白的时候，你就到街上去敲这面锣，这是邪祟最脆弱的时候，猛敲铜锣便可驱走邪祟，破了小人语。"

经过侯三那件事，杨趴蛋已经对张小玉另眼相看，心想反正不赔本，试试就试试呗。

接下来的几个月，杨趴蛋每天都按张小玉说的，天色一泛白就敲着锣在街上转一圈。好多人突然被锣声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慢慢地，街上就议论开了："不知道杨趴蛋怎么了，以前太阳不晒屁股他都不带起炕的，现在怎么这么早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习惯了，每天早上锣声一响，人们就会在半梦半醒中嘟囔一句："杨趴蛋起来了。""别管他，是杨趴蛋起来了，咱们继续睡吧。"

承德是穷山，山上值钱的东西不长，却长了满山的毒山杏，每天早上杨趴蛋一敲完锣，张小玉就拉着他去摘山杏。杨趴蛋不解地问："小玉，这毒山杏又苦又涩，杏核还有毒，咱每天费这么大劲儿，摘它做什么啊？"

张小玉笑道："只要你每天敲

功德锣，毒山杏也能变成金元宝。”

张小玉带着杨趴蛋每天成袋地往家搬毒山杏，搬回家的毒山杏便晒干，一个一个地取杏仁。人们都议论说：“这杨趴蛋不会得了失心疯吧？他摘毒山杏该不是想害咱们吧？”那段时间，很多人家在井里打水时，都会先仔细看看水里有没有毒杏核，恐怕一不小心就中毒。

这天，街上忽然来了一群人，为首的几个都是商人打扮。他们进了一家药铺，问：“这里有没有山杏核？”药铺掌柜的一头雾水：“杏核？承德的山杏都有毒，不能食用，你看我们这有上好的黄芩、当归……”



这行人不等他说完又问：“这满山的杏子就没人收吗？”掌柜的更不明白了，指了指杨趴蛋家说：“他家好像有那东西。”

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群人竟然花高价买下了杨趴蛋家里所有的毒杏仁。杨趴蛋看着一堆大洋和银票，一个劲儿地傻笑，一旁的刘叔却皱起了眉头，问：“少奶奶，您说这些人买毒杏仁做什么，该不会做什么坏事吧？”

杨趴蛋插嘴说：“哎呀刘叔，这还用问？这些人都是我用功德锣招来的财神呀！”

张小玉笑道：“刘叔，您别担心，听我解释。现在战火纷飞，各路军阀都在扩大地盘，可最令军阀头疼的就是自己的兵都拿着两杆枪，一杆是打仗的枪，另一杆就是烟枪。鸦片烟让那些当兵的变成了病秧子，还怎么打仗？所以，军阀们就下狠心要断了当兵的烟枪。”

“这和毒杏仁有啥关系啊？”刘叔还是不明白。

“要想戒烟毒，他们必会给士兵服用一种药——补正丸。”

刘叔听了一拍脑袋，恍然大悟：“《救迷良方》里的补正丸！曾经有位大清名医受林则徐之托，研

制十八味戒烟方，其中就有这补正丸。我真是老糊涂了！”

张小玉赞许道：“刘叔不愧是承济堂的老管家。这补正丸里有一味以毒攻毒的药物，便是毒杏核。这种山杏只生在北方，又以热河生长得最盛，药性也最强，所以他们一定会来这里收。”

“少奶奶，您可真不是凡人！”这回刘叔是真正地打心眼里佩服张小玉了。杨趴蛋在一旁听了，兴奋地说，以后啥都不用干，光摘毒山杏就行了，可张小玉告诉他，补正丸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明年就不会有人来收毒山杏了。

张小玉用赚来的钱在通宝山上买了一大片地，种起了药材。转眼一年过去了，她租了一个门面，将承济堂重新开张。

开业那天，承济堂的老主顾都来了。张小玉高兴地对杨趴蛋说：“从今天起，你就不叫趴蛋了，你是承济堂的新当家，杨济杨掌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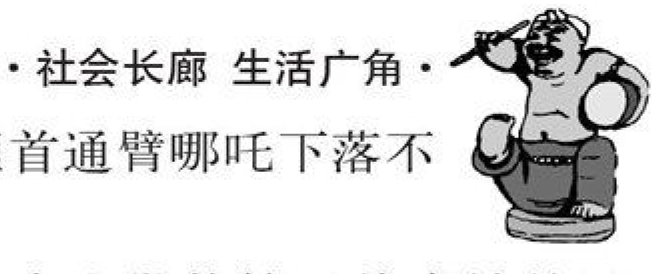
3.黑金子

张小玉善于经营，再加上承济堂名声在外，没几年就恢复了元气。除了看病抓药，承济堂还做药材生意。热河匪患严重，别的商家的药材经常被抢，可只要是承济堂运出去的药材，无论多名贵，从未被抢过。热河最大的匪帮是黑山顶上的土匪，匪首人称“通臂哪吒”，省政府曾悬赏六千现大洋捉拿他，可就连他们也劫不着承济堂的货。别人都说，那是因为有杨家的功德锣镇着，杨家的药材都上了隐身符，土匪根本找不着。

人最不懂的就是“知足”，像杨济这样的二世祖更是如此。这天，承德来了一群人，拿着奇奇怪怪的仪器，专门到山上捣鼓什么，最后，他们在杨家的通宝山草药园里刨了一些石头走了。

这事很快传到了杨济耳里，经过多方打探他才知道，原来通宝山的深处，竟蕴藏着异常丰富的“黑金子”！杨济知道后着实兴奋，就和张小玉说了开煤矿的想法。张小玉说，还是要先把承济堂经营好，不要朝三暮四。没想到杨济竟然发了火，大声嚷道：“我才是承济堂的掌柜，再不下手，这天赐的财富就要落入那些外乡人手里了。”

张小玉一咬嘴唇说：“其实，老掌柜生前就知道黑金子的事情，临死前，他叮嘱我无论如何都要守住通宝山里的黑金子。现



在开矿，只能是为他人做嫁衣。”

杨济不明白：“你是说那几个外乡人，那有什么可怕的？”

张小玉摇摇头，说：“那些根本不是人，是饿狼。”

杨济并没有把张小玉的话放在心上，没多久，他就办了开采凭证，准备来年开春正式动工。

转眼到了第二年，杨济的煤矿没能开起来，承德府也没能平安。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热河却迎来一队日本骑兵。仅仅一百多个日本骑兵就占了整个承德府，一路上没有遭受半点抵抗，热河全境变成了满洲国的热河省。

日本人来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承德匪患，一时间，承德大大小小的匪帮被悉数歼灭，就连最难攻的黑山顶上的匪帮也被打散，匪首通臂哪吒下落不明。

日本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开矿。是祸躲不过，日本人很快来到杨家。让杨济始料未及的是，领队的竟然是阎六。阎六现在给日本人做事，专门负责去老百姓家里征地。阎六来的时候，杨济还在悠闲地喝茶，听阎六趾高气扬地说日本人要征用通宝山，让自己把通宝山草药园给扒干净了，他一下子就跳了起来：“那片地是我们承济堂买下来的，你凭什么说征用就征用？”

阎六奸笑一声说：“这地皮是你的，没错，可这山里的黑金子是属于天皇陛下的。”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这是日本人批的开采证。”

杨济急了，说：“开采证是我们先办的，你这算什么？”



阎六冷笑一声：“算什么？我告诉你，你那是民国政府发的，现在这里是满洲国了，你这是公开反对天皇陛下。”

“满洲国也是中国的皇帝当家。”只见张小玉从屋里走了出来，她对阎六说：“你说这满洲国

是日本人的，就是反对了满洲皇帝，这话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定给你个叛国罪！知道叛国罪该受什么刑罚吗？凌迟！”

阎六听了张小玉的话，吓出一身冷汗，赶紧说：“你别血口喷人，你看看我这张开采证明上写的是什么。”

杨济拿过凭证一看，不由得一愣，只见上面写的是“大德山矿业所开采证”。他想了半天，愣没想起大德山在哪。

阎六说：“告诉你们，满洲皇帝已经下了圣旨，这通宝山即日起更名为大德山，大德山旁边那个小阳坡改叫通宝山。皇军以德服人，你们照样可以在通宝山开矿。”

杨济听了，气得七窍生烟：“我开采个屁！那小阳坡全是石头，养猪都没人愿意去。”

“那我不管，皇军给你们一个月时间，到时候要是还不迁走，后果自负！”阎六说完便扬长而去。

4. 通缉犯

通宝山草药园搬迁的这段时间，承济堂生意不是很好，日本人动不动就在街上抓人，说是剿匪。杨济害怕日本人，不敢出门，每天就闷在后院。

张小玉生性倔强，自从被阎六这么一闹腾，她心中总是有一股怒气。这天夜里，杨济已经睡熟了，张小玉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起有好几天没到前院承济堂去过，就想趁睡不着去看看。自打日本人来了，夜里实行灯火管制，张小玉也不敢掌灯，便借着月光往前院走去。

溜达到了药房门口，她便想推门进去，可一推门，愕然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了。张小玉一惊，便敲门问道：“谁在里面？”

里面无人应答。张小玉又敲了敲门，问：“有人在里面吗？”过了一会儿，门才缓缓开了一条小缝，探出一个脑袋，结结巴巴地说：“少……少奶奶。”

张小玉借着月光一看，居然是管家刘叔，就问：“刘叔，大半夜的您在这干什么？”

刘叔表情慌张，结巴着说：“没……没事，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您回吧。”

张小玉是个聪明人，知道情况不对，推门就要进去，忽然从门缝里伸出一个黑洞洞的东西，顶到张小玉头上，里面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都他娘别嚷嚷。”



张小玉立刻就反应过来，顶在自己头上的东西是枪！接着，一只大手把张小玉一把拽进了屋里，关紧了房门。屋里一点光亮都没有，张小玉感到屋里不止三人，来者是何人呢？排除了各种可能后，她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便试着开口问道："朋友，敢问是西庙的佛爷，还是闯窑堂的僧？"

对方虽然没说话，但张小玉感觉到，黑暗中的这群人还是有了反应。过了半晌，对面一个低沉的声音开口了："嗬，万家的果食还是亲戚？"

张小玉听说话的人似乎非常虚弱，便继续说道："还请朋友把灯笼扯高点，这里比不上那青瓦窑。"



对方又说："拜见过阿么啦？"张小玉说："房上没瓦。"

对方说："并肩子，好吧哒。"

张小玉说："缸不紧，瓢不硬，抬高了。"

对方又是一阵沉默。此时，刘叔已经吓得瘫倒在地，心想，原来这少奶奶是土匪出身，一直在杨家踩点，今天把土匪招到家里来了。

黑暗之中，一点动静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对方窃窃私语了几句，便擦着火捻子，掌了灯。屋子里一亮，张小玉揉了揉眼睛，这才发现，对面有四个人，前面一个人面色憔悴，坐在椅子上，后面站着三个大汉，全都手持双枪。张小玉看坐着的人有点眼熟，可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突然，刘叔惊讶地叫了一声："侯三？"

张小玉仔细一看，这才认出，坐在椅子上的正是当年害得杨家倾家荡产的侯三。此时侯三面色苍白，肚子上被一大圈白布胡乱缠着，不断往外渗血。

刘叔看见侯三，跟见了仇人似的，怒道："好你个侯三，当年你骗走老承济堂，现在又带枪来抢新承济堂，今天我拼了老命也不让你

得逞！”张小玉拦住说：“刘叔，侯三已经受了重伤，若不医治，他活不过今晚。”刘叔听了赶忙说：“对对，少奶奶，还是您聪明，用不着咱们亲自动手，亲自动手都埋汰了自个儿，让他在这等死。”

张小玉却说：“你快去药房配些金疮药来。”

“好嘞，我这就去……”刘叔刚要转身，忽然觉得不对，回身问道：“少奶奶您说拿什么？”

张小玉不慌不忙地说：“来承济堂的就是病人，承济堂没有见死不救的规矩。”

刘叔看张小玉一脸严肃，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向药房走去，心里却想，难道少奶奶真是拐了外人要算计承济堂？

刘叔是承济堂的老管家，耳濡目染也练就了一手好医术。取来药后，他发现侯三伤得比较严重，刀伤、枪伤都有，有的伤口已经感染，便一点一点将烂肉剜去。这侯三也算条汉子，竟然一声没吭。

处理完伤口，刘叔走到张小玉面前说：“少奶奶，完事了，能不能活命得看造化。”张小玉点了点头，刘叔接着又说：“少奶奶，您可别忘了东郭先生的故事啊……”

张小玉笑了笑，说：“刘叔，算起来，当年承济堂还欠侯三爷八千现大洋，今天还清了。”刘叔这才想起，当年用老承济堂抵赌债，只抵了两千大洋，便愤愤地说：“他这条命，哪值那么多钱？”

“值！”张小玉重重地说了一句，转头看着侯三，“当年北洋政府悬赏六千现大洋捉拿你，现在日本人涨到了八千现大洋。今天我救了你的命，咱们就两清了，是不是，通臂哪吒侯三爷？”

“通臂哪吒？”刘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少奶奶，您说热河巨匪通臂哪吒就是侯三？”

侯三挤出一声笑，说：“杨家少奶奶精明！敢问你怎么知道我就是通臂哪吒？”

张小玉说：“这通臂猿本是猴类，哪吒行三，和你一样，我便猜想侯三爷便是通臂哪吒，今日一见也就证实了。”侯三点了点头说：“杨家少奶奶有胆有识。”

刘叔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在张小玉面前，说：“少奶奶，您长长心吧，明知道他是专抢药材的通臂哪吒，您还救他，他可是咱药商的死对头啊！”

“他奶奶的！”侯三身后一个大汉听不下去了，“你个老东西，

摸摸自个儿良心，我们当家的可动过你们承济堂一分一毫的货？”

刘叔“呸”了一声说：“那是我们有功德锣镇着，你们当土匪的看不着……”

这大汉刚要接着骂，却被侯三拦了下来，他对张小玉说：“今天我是走投无路，不得已才闯入承济堂求药。要说贵店的货，我还真是看不上，劫你家一车药，还不如我一梭子子弹值钱……”

刘叔不乐意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们承济堂的药材，在整个热河都是数一数二的……”

“刘叔，三爷要的货确实不是咱们家有的。”张小玉打断刘叔的话，“三爷的货是黑叶子吧？”

黑叶子就是鸦片，这时，侯三旁边一个戴着毡帽的人说：“杨家少奶奶真是见过世面，通晓事理，既然你救了我们当家的命，那我就为我们当家的正正清白。”

这戴毡帽的土匪是黑山顶匪帮的军师，他看到承德有些贪心的商家打着做正经生意的幌子，把鸦片夹杂在药材中偷偷贩运，就建议侯三抢这些药材商的“药材”。抢来的鸦片并不卖给百姓，而是卖给那些当兵的，钱给得痛快，没钱的就用一些枪支弹药换。

听完这一席话，刘叔无言以对。张小玉想了想，开口问道：“不知三爷怎会落到如此地步？”

戴毡帽的土匪骂道：“还不是阎六那狗东西，他和日本人暗中勾结，当了狗汉奸……”

侯三咳嗽一声，道：“好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转头又对张小玉说：“杨家少奶奶，我侯三从不欠人情，若能活命，欠你的日后一定加倍奉还。”

张小玉沉吟了一下，说：“眼下倒真有一件事要求三爷帮忙。”

张小玉和侯三谈的事并没有让刘叔听到。两人说话时，刘叔在外面担惊受怕地守了一个时辰。这天的事，张小玉也没让刘叔告诉杨济。

5.小阳坡

这事过去一段日子后，张小玉和杨济商量：“现在的世道，我们要是不自强，就只能让日本人欺负，我想，还是要把通宝山矿业所建起来。”杨济一头雾水：“可咱们的通宝山已经变成大德山了……”

张小玉说：“就在旁边的小阳坡建。”杨济不明白：“那里可什么都没有啊！”

张小玉神秘地说："你忘了我学过玄黄之术吗？只要有杨家的功德锣在，毒山杏可以变大洋，小阳坡也能变成金山。"

杨济就问张小玉该怎么做，张小玉说，小阳坡虽然荒芜，却紧邻通宝山，你是金命，只需每日中午在街上敲功德锣，那通宝山里的黑金子自然就会流到小阳坡里来。

杨济对小玉的法术深信不疑，从那天起，他每天中午都沿街敲上一通锣。人们听到锣声，都七嘴八舌地谈论："这杨济又抽什么风呢？""听说好像一挖着黑金子就敲锣庆祝。""嘿，这小子还真有富贵命，听说他媳妇儿会法术，能把日本人矿山底下的黑金子引过来……"

果然，杨家真的从小阳坡里源源不断地挖出了黑金子。这事很快传到了日本人耳里，日本人把负责征地的阎六一顿训斥，责备他当初为什么不把旁边的小阳坡也一起征用。阎六说不怪他，都是因为杨家的媳妇儿有妖术。日本人听了，一连给了他十几个大嘴巴。

杨家的矿山规模越来越大，小阳坡就像一个挖不完的聚宝盆，不到三年时间，杨家的通宝矿业变成了整个承德府最大的矿山，而旁边日本人的大德矿业却连矿工都招不来，没多久就荒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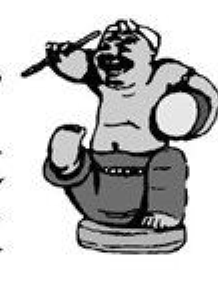
在这期间，承济堂还迎来了一桩喜事——张小玉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起名叫杨承安。自打张小玉当了娘以后，便把心思都放到了孩子身上，不再过问生意上的事了。

渐渐地，杨济变得飞扬跋扈起来，喜欢听奉承话，一些无赖甚至汉奸，都成了他身边的朋友。他出手阔绰，爱出风头，连日本人"剿匪"他都大把大把地捐钱。

杨济发家的事也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都说杨家有个宝贝铜锣，只要一敲，四方财神就会往他那儿聚。还有人说，张小玉是玉兔转世，要不是生孩子伤了元气，不能用法术，她能让日本人滚回老家去。这些话慢慢传到阎六的耳朵里。

且说这阎六，自从在日本人那失宠，一直郁郁不得志。这日，阎六在小酒馆喝酒，听到邻桌的人谈论杨济，心里不悦。他连喝了几杯，忽然计从心来：既然张小玉那妖婆子生孩子不能施法术，我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毁了那什么功德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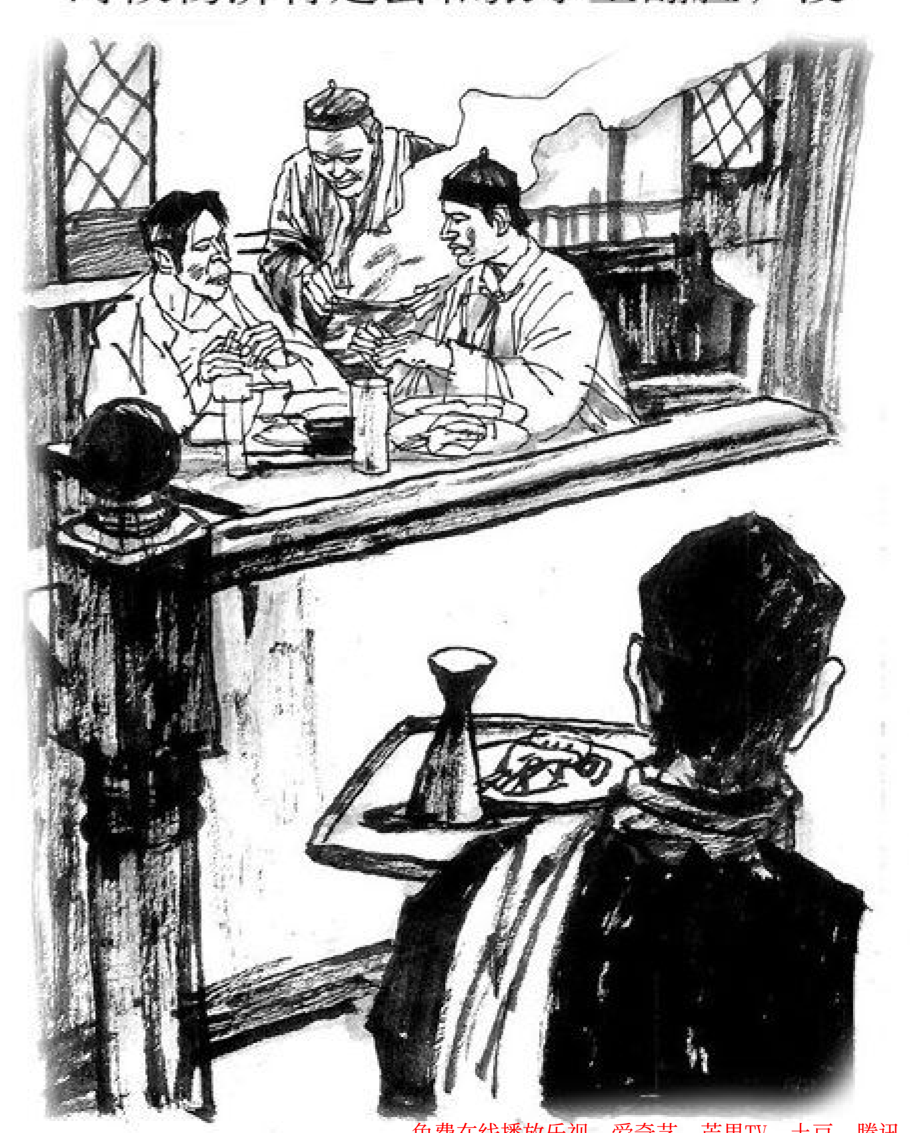
借着酒劲，当天半夜，阎六便摸到承济堂。新建的承济堂占地很大，阎六转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



放功德锣的地方。转着转着，他就转到了承济堂的仓库，看见里面亮着灯，似有人影晃动，便偷偷凑了上去。阎六这一看，惊得差点咬掉舌头，里面不是别人，正是张小玉和被日本人通缉了好几年的侯三。

张小玉对侯三说："三爷，您放心在这住着，杨济现在和日本人关系还算融洽，目前这里还安全。"

阎六听罢，不由得又惊又喜，匆忙转身离开。一路上他暗道：难怪张小玉这么狂，原来她不光有妖术，还有土匪暗中帮忙，也不知道这张小玉什么时候和侯三勾搭成奸了，自己何不把此事告诉杨济？到时候杨济肯定会和张小玉翻脸，没



了张小玉，要掌控杨济这个二世祖，还不是易如反掌？

转天，阎六就联系上了杨济，为了讨杨济开心，他特意包下了承德数一数二的大酒楼。阎六是个精通谄媚之术的人，加上二人同为日本人剿匪出过力，几句话就化解矛盾，杨济被哄得心花怒放。

酒过三巡，阎六见时机差不多了，便佯装喝醉，开口说道："杨老板，您这几年可是鸿运当头啊，这财源都追着您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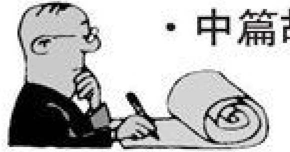
杨济得意道："这叫祖上积德，我爹不知道从哪给我领回来一个神仙媳妇儿，又有祖上的功德锣镇宅，哪能不发啊！"

阎六赶紧附和："那是那是，不过……小弟最近听了些风言风语，说嫂夫人她……"

杨济听出话里有话，追问道："你说小玉，她怎么了？"

阎六便把那天晚上看见的添油加醋地讲了一遍，还杜撰了些二人又搂又亲的话。杨济半信半疑，脸涨得通红，出了一头的汗。

阎六笑了一下，说："杨老板，少奶奶干这些事，瞒不过一个人，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杨济赶忙问："谁？"



"老管家刘叔！"

杨济一拍桌子道："这个老东西，原来他也在骗我！"回身便让跟班的伙计火速把刘管家叫来。

刘叔听到传唤，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来。看到阎六，他心中一阵反感，杨济却说阎六不是外人，开口便逼问侯三的事。刘叔无奈，就把几年前那晚初遇侯三的事说了一遍，杨济听完大惊。

刘叔接着说："我也劝过少奶奶别和土匪接触，这几年果然没了侯三的消息。可就在上个月，一天夜里，我已经睡下，忽然少奶奶把我叫醒，带去了仓库，那时候我才知道仓库里有个密室，在这密室里又见到了侯三。这次侯三看上去非常狼狈，地上还躺着几个受枪伤的人，少奶奶叫我去，就是让我帮他们治伤的。"

杨济听罢大怒，骂道："这吃里扒外的娘们，还真想联合土匪霸占我杨济的家业……"

阎六便道："杨老板，这侯三是日本人的要犯，窝藏要犯可是死罪！只要抓到现行，还怕治不了这对狗男女？"

杨济"嗯"了一声道："刘叔，你明天就把这对狗男女约到密室，看到时候怎么收拾他们。"

刘叔赶紧跪下说："东家，要我看，劝劝少奶奶算了，难道你真狠心把少奶奶置于死地？"

阎六阴笑着说："我说刘管家，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要这么下去，杨家的财产早晚得姓侯，说不定杨老板的少爷都不是亲生的呢……"

杨济一拍桌子喊道："赶紧去！"刘叔只得应声走了出去。

6.藏身处

再说刘叔，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虽说心里不忍，可他毕竟是杨家的老仆，最终还是按杨济的吩咐行事了。

第二天夜里，去密室的路上，刘叔一直慌慌张张的。到了密室，张小玉在墙上按了几下，一扇隐秘的门打开了，她转身问道："刘叔，你可知道这扇门通向哪吗？"

刘叔摇摇头，张小玉说："侯三今天不会来了，咱们去找他吧。"

"不来了？去哪找他？"

"通臂哪吒的藏身之所。"张小玉说完便大步走进那隐秘的门。

此时，杨济和阎六带着几十个维持会的伪军和宪兵队的日本兵在外面埋伏，听说侯三还有藏匿的老



窝，更是兴奋，见二人走远，也带着人跟了过去。

门后是一条长长的密道，张小玉和刘叔一路无话，不多时，二人竟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洞穴正北方向摆着一把太师椅，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虽然光线很暗，可刘叔还是一眼就认出来，那人正是侯三。侯三见了二人，笑了一声，对刘叔道："我说老东西，最近不看医书，改看兵法了？伏兵设得可以嘛！"

"原来你们早就知道了！"刘叔话音刚落，杨济和阎六就带着几十名日军和伪军围了过来。杨济气恼地对张小玉说："你真的和侯三在一起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张小玉看了一眼杨济，叹了一口气，问："你可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捉拿侯三爷？"

杨济"哼"了一声说："侯三这土匪作恶多端……"

张小玉摇头说："你可知道，三年前，侯三爷被日本人打伤后，就投奔了热河抗日救国的孙将军。可惜前不久茅山一役，孙将军战死，他才带着残兵流落到此。"

杨济半信半疑："那你为什么和他混在一起？"说着他打量了一下周围，问："这又是什么地方？"

张小玉镇静地说："不瞒你说，现在咱们就站在小阳坡底下。"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全都一愣。阎六四下看了看，问："小阳坡底下不全是黑金子吗？怎么会是个这么大的山洞？"

侯三哈哈大笑道："阎六，其实这小阳坡下面屁都没有，黑金子一直都在通宝山里！当年通宝山被你们强行骗走，杨家少奶奶早就想好了计策，只是苦于没有帮手，直到我侯三出现，计划才能实施。那通宝山山高，黑金子埋得深，一时半刻根本挖不出黑金子，可小阳坡矮，正好可在小阳坡里打出隧道，将通宝山的黑金子挖走。"

杨济听了这话，吃惊地看着张小玉："你不是说，黑金子是靠功德锣引来的吗？"

张小玉摇头说："我让你敲锣，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人们相信黑金子流到小阳坡来了，工人就会来小阳坡找活干，日本人的矿业所就招不到工人。"

阎六听了恍然大悟，对张小玉说："人人都说你会妖术，原来是要把戏骗人！不过就凭你一个娘们，怎么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天衣无



缝？莫非你还有什么同伙吗？”

张小玉不屑地笑了笑说：“哪有什么同伙，只不过当年我家夫人打理过一阵子中兴煤矿的事务，我耳濡目染地学了点。”

此话出口，在场的人们又是一惊。谁不知道，中兴煤矿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矿，通宝山的规模和它比，只不过是牛身上的一根毛。

阎六不相信地嘟囔：“你就吹吧，你他娘的到底什么来头？”

张小玉没理他，转头对杨济说：“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来历，想知道老掌柜是怎么死的吗？今天我就给你说个明白。”

7.当年事

张小玉坐到一把椅子上，缓缓说了起来：“其实，我不过是张大帅府里寿夫人身边的一名梳头丫鬟。当年，日本人在皇姑屯设伏，老帅重伤而亡。为防日本人趁虚而入，寿夫人当机立断，让全府上下秘不发丧。谁知，当天日本人竟然派领事夫人前来打探老帅生死。为瞒过日本人，寿夫人特意坐到梳妆台前，让我为她梳妆打扮后才出门见客。领事夫人见寿夫人妆容明艳，谈笑风生，心中疑惑不定，就提出要探望老帅。寿夫人以老帅失血过多需要静养为由，拒绝了她。可万没想到，就在寿夫人准备送客时，领事夫人突然从怀中掏出一副药，事情就出在这副药上。”

杨济忙问：“药，什么药？这和我爹的死有什么关系？”

张小玉继续说，日本领事夫人拿来的这副药极奇，乃是日本的国手鬼医所制。此药如果被失血过多的人服下，即刻便能止血止痛，有起死回生之效；可如果被没受伤的人吃了，此药便会在体内乱串经脉，使人凝血而亡。

领事夫人要老帅立刻服下此药，可是老帅早已不在，寿夫人只能用尽浑身解数拒绝，领事夫人却纠缠不休。正当寿夫人无计可施的时候，忽然从老帅屋子里传出来一句骂声：“妈了巴子的，有灵丹妙药还不赶紧拿过来，疼死老子了。”接着，一位医官匆匆从屋里走出来，拿走了这副药。刚才那声音和老帅的几乎一模一样，寿夫人自己都是一惊，顺着门缝往里一看才知道，倚靠在床的竟是老杨掌柜。

杨济听到这里，惊道：“我爹？我爹怎么会在那？”

张小玉说，当年承济堂声名在

外，老杨掌柜每次去奉天做生意，都会亲自去大帅府送药。当天他刚好在场，巧的是，老杨掌柜的身高模样和老帅有七八分相似，领事夫人从门缝里看去，自然分辨不出来。

医官把药拿到床前，老杨掌柜眼都没眨一下就把药吃了下去。那领事夫人也真有心计，一直在门口拖了一盏茶的工夫才离开。领事夫人一走，老杨掌柜立刻将双腕割开，放血急救，却发现竟然没有一丝血流出来，就知道事情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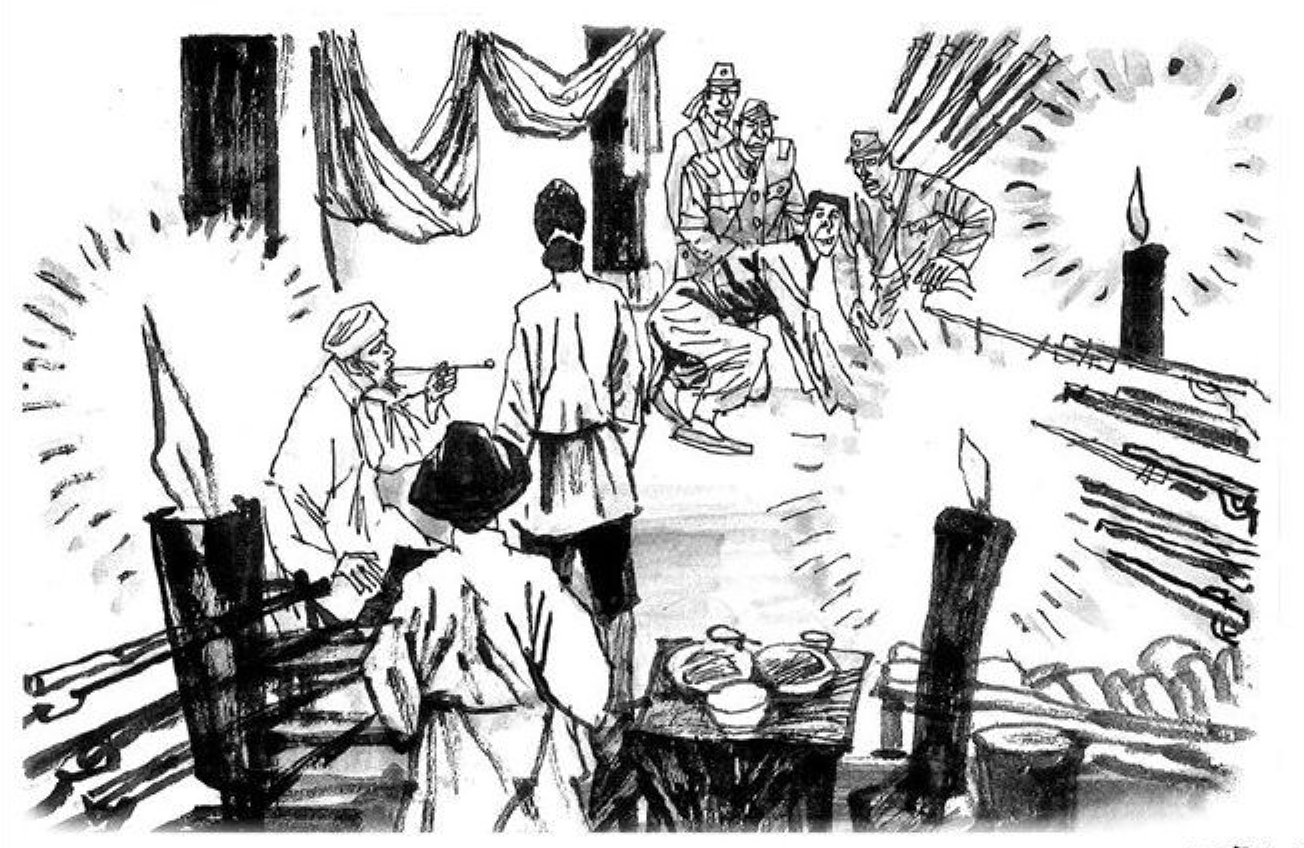
一旁的刘叔听到这里，早已老泪纵横，喊了一声："老掌柜仁义啊！"杨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张小玉看了一眼杨济，说："正因为老掌柜仁义，我才知恩图报。老掌柜当时知道自己无生还希望，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儿子。寿夫人感念老掌柜的恩情，便做媒将我许配给你。我临行前，夫人收我为义女，叮嘱我一定要尽心尽力，守好杨家百年基业，从一而终……我张小玉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可我更不能眼睁睁看着杨家变成日本人的帮凶，那样老掌柜就白死了……"

这些话张小玉说得很慢，同时，她一双深邃的眼睛一直盯着杨济，渐渐地，眼里充满了泪水。杨济被她盯得满面羞愧，不敢抬头。

阎六见状，冷笑着说："少奶奶的故事讲得真精彩，这样吧，等送你和侯三上了路，我找个唱戏的给二位写成戏文传唱？"

这时，侯三笑道："阎六，别急着动手啊，咱爷俩的账还得算算呢。"阎六哼了一声："行啊，今天你要能活着出去，随便你算。"



侯三没理阎六，说："当年这小阳坡一打开就有这么个天然的大洞，虽不能藏雄兵百万，可百八十人在里面吃喝拉撒足够用了。"

"你什么意思？"

侯三笑了笑说：

"你当年出卖黑山顶的兄弟，现在你仔细看看，这里的摆设眼熟不？是不是跟黑山顶聚义堂差不多？"阎六悚然一惊道："难道这里是……"

侯三一笑，说："正是老子的土匪窝！"他话音一落，立刻从四面窜出来上百名手持双枪的土匪，围住了阎六一行人。

侯三向前走了一步，说："这里有黑山顶的老弟兄，还有孙将军的旧部，阎六啊，这些人个个都和你有血海深仇！"

阎六哆嗦着骂道："原来你们这帮土匪全藏在这，怪不得能凭空消失！"

"没错！"此刻张小玉的表情已经冷得像一块寒冰，"平日里枪支弹药都是混在承济堂的药材里运到仓库，再通过密道运到这里。"

此时阎六早就吓呆了，有几个伪军倒看得清形势，纷纷缴械跪在了地上。日本兵看到有人投降，"呜哩哇啦"说了几句，一枪打死了一个投降的伪军。说来也巧，随着枪声一响，也不知道哪刮过来一阵阴风，吹灭了灯火，紧接着枪声四起……

那晚的枪声响了一夜。第二天天刚放亮，人们就看到一队队的日本兵匆匆往小阳坡赶去。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杨家少奶奶是玉兔下凡，引来天兵天将，昨夜在小阳坡和日本人干了一仗，把鬼子给包圆了，然后又带着天兵不知所踪……

有好奇的人就去承济堂打听，却发现承济堂的老板杨济有些奇怪：他不停地敲着那面功德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张小玉的名字……

没过多久，热河光复了。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杨济当年为日本人捐过钱，本该严惩，可他现在已经疯了，没人愿意去理一个疯子。又过了一阵子，街上听不到杨济的锣声了，有人说他死了，也有人说，那是张小玉临走前教给他的第三计——敲锣装疯，逃脱国法……

很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风云变幻，转眼到了改革开放那一年。这天，承德的热闹地段新开了一家大药房，名字也叫"承济堂"。药房老板四十岁左右，气度不凡。开业那天很多人来看热闹，一个上岁数的老头问："这和老字号承济堂是一家吗？老板还姓杨吗？"

药房门口的藤椅上，有个老太太正躺着晒太阳，她悠然地笑了笑说："老板不姓杨，他是我儿子，姓张，叫张承安。"

（题图、插图：杨宏富）



· 神探夏洛克 ·

甲板上的枪声

夏洛克乘坐游轮出门旅游。海上起了风暴，游轮在风暴中东摇西晃，颠簸前行。风暴暂息时，甲板上传来一声枪响。夏洛克听到后立刻冲了出去，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倒在甲板上，被枪打中头部，当场死亡。

船长和夏洛克立马展开调查，调查工作从距离发现尸体地点最近的乘客开始。

第一个被询问的是道森，他说听到枪声时，他正在舱室里写一封信。船长问："我可以过目吗？"夏洛克从船长的肩上望过去，看到信笺上写满了清晰的蝇头小字。很显然，信是写给一位女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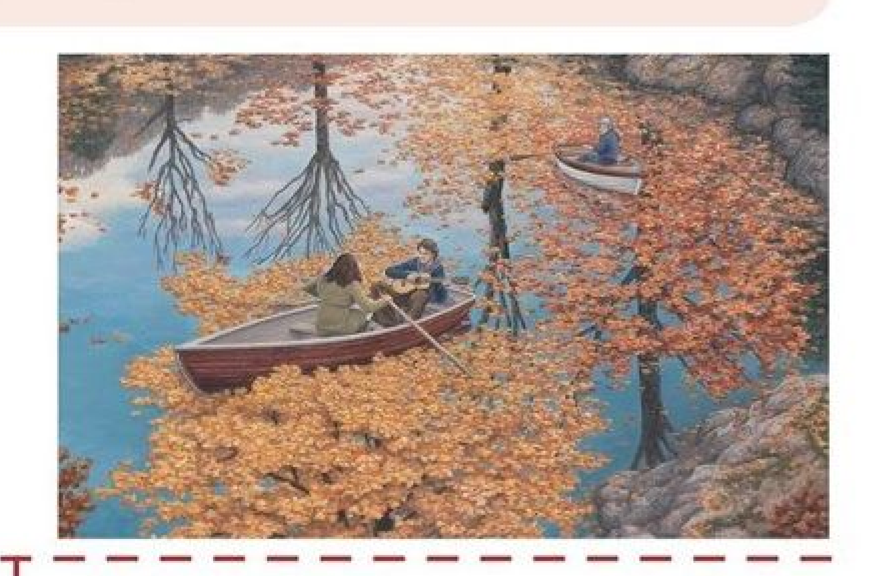
下一个被询问的是玛格丽特小姐，她显得紧张不安。她说自己被大风暴吓坏了，案发时她正躲在对面未婚夫蒙哥马利的卧舱。蒙哥马利证实了她的陈述，并解释说，他俩之所以未冲出舱室，是因为担心在深夜同时露面，会有损他俩的名誉。夏洛克注意到蒙哥马利的睡衣上有块深红色的印迹。

经过调查，其余乘客和船员的所在位置都使他们摆脱了嫌疑。那么，凶手究竟是谁？您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超级视觉

加拿大著名错觉图艺术家Rob Gonsalves又出新作了！

这一次，他把秋日落叶、森林与湖面结合在一起。画面的上半部分似乎是人们在湖面上泛舟，再往下看，就不一样了……



疯狂QA

这是一道让你伤脑筋的题目：在26个字母中，字母A和字母C相比，谁比较高呢？

（温馨提示：背一背字母表吧，会利用到谐音哦！）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http://t.cn/RVB6wrQ
3. 购买2017年1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62。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11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梦

@Daria 了吗　2001 年某天，我做了个奇异的梦，梦中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说，10 年后将出现平行世界。“新世界中运行着截然不同的秩序，那里人与人互相关爱，美好事物充盈四周。那里每天上演动人的爱情和励志故事，一文不名的人也能得到敬重。”我急追问，如何进入新世界？他缓缓吐出一个神秘的词，朋友圈！

@季群的微博　妈妈生下他后就去世了，他经常梦到妈妈，却看不清她的样子。七岁那年，爸爸和一个眉心有痣的女人结婚了。她对他很好，他却不肯叫她妈妈。一个雨夜，他发高烧，她抱起他就往医院跑。他蒙眬中感觉到医生给他打针，然后躺在她怀里睡着了。他梦中又见到了妈妈，原来妈妈眉心有颗痣。

@江户川柯南 0707　大牛无儿无妻，贫困潦倒，每晚睡觉接连做噩梦，苦不堪言。这天，一商人路过大牛家，听闻大牛的遭遇，便赠与大牛一粒药丸：“服下它，以后你就不用睡觉，便可摆脱噩梦的困扰。”过几日，大牛却请求商人恢复原状，商人问其故，大牛说：“漫长夜里寂寞难耐，且还要多吃一顿饭，消费不起啊！”

@贫民区的百万富翁　刘老汉做了个梦，第二天就在村头的一块地上开挖，儿子问他挖什么他也不说，就让儿子一起挖。同村人见状都来跟着挖宝。记者闻讯来访，寻根查底找到刘老汉，问他挖什么，刘老汉低声答：“地快旱死了，我做了个梦，这块能打出水。”“那为啥不跟大伙说？”记者问。“说了，谁还会挖？”

@杨信社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课堂上我正打瞌睡，隐约听到许多同学在讲他们的梦。平时回答问题我不行，现在让讲梦我可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1月征集主题：万能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1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1月微故事征集主题：万能。如果万能存在于我们身边，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截稿日期：1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1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于是等我同桌说完后我举手喊道："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老师说："难得你这么踊跃，提醒你一下，原文没有'也'，继续往下背……"

@腻了倦W了散了淡了　甲：昨晚我做了个噩梦，梦见我中了五百万。乙：怎么回事？说来听听。甲：我梦见我买了个大大的房子，上下两楼的那种，开心的我啊，正楼上楼下看呢，忽然一想，这房价得多少一平呢？算五万一平好了，毛估房子三百平。天呐，我还欠一千万！

@杨信社　吝啬鬼的老婆今天过生日，吝啬鬼答应给老婆买件皮衣，最后却买了件革的。老婆不满地说："我做梦都想要件真皮的，真皮大衣买不起，哪怕送别的也行，只要是真皮就行。"吝啬鬼说："快了快了，亲我一下。"老婆没好气地亲了吝啬鬼一下。吝啬鬼狡黠一笑，指指自己的脸说："这是真皮的！"

@塞外东风　我在工地一脚踩空，昏迷中来到老婆梦里，她梦见我摔成残废，痛苦得不知所措。我又来到儿子梦里，他梦见我出院后给他买了好多玩具。岳母在梦里求菩萨保佑，别让她女儿变成寡妇。我既感动又难过，想去老妈梦里，却怎么都进不去，一着急醒了过来，老妈正守在病床边，不吃不喝两天两夜没合眼。



父亲时代的借贷

轮 椅

我小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出门就是几个月，很少回家。

这年冬天，过了腊月二十三，父亲才回家来准备过年。母亲悄悄对父亲说：“胖子那钱都借了半年了，到现在也不说还，要不你催催他？”

母亲嘴里的“胖子”，是父亲的好兄弟，住在几里外的李家村。这是半年前的事了，一天，胖子叔突然到我家，提出要借钱，父亲也在家，正好手里还有三百块钱，就都交给了他。胖子叔临走说，最多半年，到年前一定还回来，可现在眼看要过年了，也不见胖子叔来还钱。那时候，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七十多块，这三百块相当于父亲四个月的工资呢。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却摇了摇头说：“我看再缓一缓吧！胖子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啊，老娘生病，还有几个孩子……等他有了钱再说吧。”母亲虽然不放心，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早晨，天上突然飘起了大雪，密集得对面看不到人，我们家已经把过年的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玩了。就在这时候，院

子里出现了一个人，身上脸上挂满了雪，背上扛着个东西，手里还提着个篮子。等他拍打掉身上的雪，我们才看清来人竟是胖子叔。

父亲跑出来说：“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来了？”

胖子叔笑着说：“早就想来，忙到现在才有空出来！”

胖子叔背上背着的是一个糖葫芦把子，上面还插着几十根糖葫芦，筐子里装着的是白莲藕。他进了屋，一坐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沓钱，对母亲说：“嫂子，那钱我拿来了，一借就借了半年，实在不好意思。”

母亲说：“兄弟，我们不急，你急用的话，就拿着用吧！”

胖子叔说：“不是说‘勤借勤还再借不难’吗？说好了半年还，说话就得算话，现在还也有点晚了，没耽误你们过年吧？”

母亲只好收下钱，往箱子里放，胖子叔却说：“嫂子，你先点一点吧。”母亲笑道：“你还的钱我还不相信吗？”胖子叔坚持道：“交情归交情，还是点一点好。”

母亲便坐在床边点起钱来。胖子叔拿来的那些钱面值不等，有一块的，有五块的，最多的是十块的，点起来挺费劲。

在母亲点钱的当口，父亲给胖子叔沏好了茶，两个人才喝了一会儿，母亲就把钱点完了，她疑惑地说：“胖子，这钱好像有点不对。”

胖子叔问：“嫂子，哪里不对啦？”

母亲说：“我数着怎么少了十块钱啊！”

胖子叔皱了一下眉头，说：“这钱我半个月前就攒出来了，当时我还数了两遍呢！”

母亲就把钱递给胖子叔，他又点了一遍，说：“还真是的，这钱是我媳妇动了，还是当时数错了呢？”他又全身上上下下地摸了一通，也没摸到钱。

父亲就在一边说：“算了算了，咱们谁跟谁呀，少十块就少十块吧！”胖子叔却说：“不行，你等着，我回家给你拿钱去。”

父亲一把拉住他说：“兄弟，你就不要来回跑了，咱兄弟俩这交情，还不值那十块钱吗？”

可胖子叔非要回家拿钱，父亲就说：“你就是要拿钱，也得吃了饭再去，这么远的路，为了十块钱，不值当的。”

胖子叔却说：“我就打算在你家吃饭呢。这样吧，你在家准备饭菜，我回家一趟就来，耽误不



了，今天咱兄弟俩要多喝点。”

父亲拗不过胖子叔，还是让他走了。胖子叔很快就消失在大雪中。

等父亲在家炒了四个菜，又烫了一壶酒，胖子叔就回来了。他脚上的鞋子都湿透了，脸上冻得通红，嘴里还呼出一团团热气。胖子叔一进来就掏出十块钱给母亲，这个账才算是了了。

父亲赶忙让胖子叔先喝杯酒，暖暖身子。两个人这一喝酒，就喝到太阳落山，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酒了。等天快黑下来了，雪也停了，胖子叔站起身要走。我们都不放心，让他住一晚上，可他执意要走，父亲就出去送胖子叔。

半个小时后，父亲才回来，母亲就说：“胖子这人真实诚，为了十块钱，再跑回去拿，我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父亲叹了口气，说：“我这个兄弟啊，说好的事，他就是拼了命也要做到。”父亲又说：“说起来，这钱咱真不该要。胖子他娘要吃药，几个孩子也都还小，他就是到集上卖点糖葫芦，再挖点儿白莲藕，能赚几个钱呀？”

母亲说：“可他把钱拿来了，你不要他也不愿意呀！”

父亲点点头说：“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再难，也不会掏别人一分钱。”

转眼就过年了，我们欢欢喜喜地过了几天，这天傍晚，母亲神色不安地对父亲说：“孩子他爹，胖子上次拿来的钱没少，今天我又点了一遍，正好三百——是咱多要了人家十块。”

父亲问：“怎么回事？”



母亲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胖子也点过，是少了十块呀。"

于是父亲取出钱又点了一遍，点到一半，感觉一张钱有点粘手，那是一点糖稀，父亲想了想就明白了：胖子卖糖葫芦，手上沾了糖稀，点钱的时候把糖稀留在了钱上，两张钱就粘在了一起，所以才数不出来。

父亲叹了口气，说："看来胖子家的日子够难的，今年冬天连火炉子都没生起来呀！"

我就问："爸，你怎么知道胖子叔没生炉子呀？"

父亲说："我们家里暖和，时间久了，糖稀就化开了，再点的时候才多出了十块钱。如果你胖子叔屋里有炉子，能冷得两张钱都粘在一起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对父亲说："我看咱还是抽个空，把钱给胖子送过去吧。"

父亲高兴地"嗯"了一声，说："明天就去。"

第二天，父亲领着我到胖子叔家，我发现胖子叔家里果真没生炉子，屋里很冷，胖子叔的娘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好几层被子。胖子叔见我们来了，用最好的酒菜款待我们。酒桌上，父亲就对胖子叔说了多出十块钱的事儿，接着就拿出那三百块钱来，说："兄弟，这钱我又拿回来了，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用不着，你就先用吧。"

胖子叔低下头，说："哥，我刚用了你的钱，怎么好再用呢？"

父亲笑着说："兄弟，你别忘了，你借我的钱是去年的事，我来送钱是今年的事，这是两码事儿。"

胖子叔眼圈红了，说："哥，我谢谢你了，等我一有了钱就还你。"

这一幕都被我看在眼里，当时我才十几岁，心里感到暖暖的。

几年后，胖子叔的日子越过越好，又一年的大年二十九，胖子叔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给我家里买了很多东西，那还回来的三百块钱，就成了几张五十元的。母亲把钱放在箱子里，弟兄俩又好好地喝了一场酒。

以后，我们两家经常来往，就像亲戚一样，几十年不间断。这就是父亲为我们留下的家风——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这些年来，父亲交了很多朋友，他们都说，父亲是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人。

（题图、插图：孙小片）



一句话恐怖故事

◆ 我帮他盖好被子，他对我说："爹地，帮我检查床底有没有怪物。"为了让他安心，我蹲下来看了看，却看到了另一个他在床底下，浑身颤抖地盯着我悄声说："爹地，有别人在我床上。"

◆ 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后，我疲惫地回到家，准备独自享受一个放松的夜晚。我伸手开灯，却摸到开关上已经有另一只手在那里。

◆ 手机里出现了一张我睡着的照片。我一个人住。

◆ 女孩听见妈妈在楼下喊她的名字，她站起身来准备下楼。就在她走到楼梯旁时，妈妈将她推回房间说："我也听到了。"

◆ 昨天半夜我妻子把我叫醒，告诉我家里有人闯进来了。她是两年前被半夜闯进来的人杀死的。

◆ 我以为我的猫很爱瞪人，它看起来总像是盯着我的脸。直到有一天，我才恍然大悟，它一直是看着我背后。

（推荐者：洋　洋）

麻将精神

用打麻将的精神去做一件事，世上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 随叫随到，不拖拖拉拉。
◆ 不在乎工作环境，专心致志。
◆ 从不抱怨，会反省自己。
◆ 永不言败，推倒再来。
◆ 无论牌好牌坏，都往更好的方向努力。
◆ 不嫌工作时间长。
◆ 始终抱着一定会赢的心态！

（推荐者：汪　杰）



让人无语的回复

◆ 中国哪里的姑娘最好看？
神回复：朋友圈。

◆ 有一个女孩站在我的左边，打一字。
神回复：妞！

◆ 等我瘦了就来找你。
神回复：不想见就直说。

◆ 你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虚拟人物是谁？
神回复：别人家的孩子。

◆ 你家乡最美的景色是什么？
神回复：是我。

◆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国庆堵车的？
神回复：我就在我家电视上看的。

◆ 比宇宙更大的是什么？
神回复：考试范围。

◆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竟然上了这么一个烂大学！
神回复：你做错了题。

◆ 怎样当着长辈的面名正言顺地玩手机？
神回复：皱着眉头玩。

◆ 男士身上最重要的装饰是什么？
神回复：房产证。

（**推荐者**：晓　军）

俏皮话

◆ 中秋假期过完了，简单总结一下吧：混得好的是花前月下，混得一般的是月下花钱，混得最差的是花下月钱。

◆ 名媛用时尚可以上媒体，明星用绯闻可以上媒体，有钱人用财富可以上媒体，普通人用悲剧也可以上媒体。

◆ 好多爸妈眼中，一条消息的可信度排序是这样的：央视 > 报纸 > 朋友圈 > 各种推销员说的 > 饭桌上别人说的 > 你说的。

◆ 如果你上秤是 100 斤，那么在镜子里看自己大概是 90 斤，在朋友圈自拍里是 85 斤，在证件照里是 110 斤，在朋友抓拍的照片里是 120 斤……在你外婆眼里却是 70 斤。

◆ 很多人不知道，小龙虾其实也有药用价值，主治吃饭的时候玩手机。

（**推荐者**：萌　萌）



搞笑生活窍门

- 咸了加水，淡了加盐，反复几次——就可以把西红柿炒蛋做成西红柿蛋汤了。
- 口香糖黏在衣服上很难清除，这时只需把衣服扔进冰箱的冷藏室里——你妈妈就会帮你搞定。
- 冰淇淋掉在地上，想吃又怕脏，扔掉又觉得可惜，这时用纸巾小心包好，然后扔到马桶里——你就不会再有想吃的想法了。
- 做米饭夹生了，趁热把米饭装到一个塑料袋里，将袋口封严，然后——扔到垃圾桶里，叫个外卖。
- 白色的汽车上即使有小磕碰也会很明显，影响美观。如果不想看见这些难看的划痕，只需要拿一瓶上学时常用的白色修正液——挤到眼睛里就行了。
- 过期的牛奶不能喝，倒掉又觉得可惜，这时候可以用过期牛奶把擦桌子的抹布浸湿——然后糊在讨厌的人脸上。
- 茶喝多了也有副作用，大量研究表明，茶喝多了——尿就特多。

（**推荐者**：荷之韵）

据观察

- 据观察，网上自称“少女”的平均年龄28岁。
- 自称“怪阿姨”的平均年龄19岁。
- 自称“老娘”的平均年龄17岁。
- 自称“本宝宝”的平均年龄37岁。
- 自称“胖子”的平均体重90斤。
- 自称“本少爷”的都是高颜值萌妹子。
- 自称“本总裁”的都是抢红包小能手。

（**推荐者**：友　依）

（**本栏插图**：孙小片）







追的不是你

■ 冯 紫

孙星在一家起重机制造厂干了好些年，总算熬成了班长。虽说班长这官不算大，但手下也有那么十几号人，每天冲着他们吆五喝六，孙星觉得洋洋得意。

这天午休前，孙星决定给手下讲讲安全常识。到了时间，他先找个空地站好，然后吆喝一声，正在干活的十几个人纷纷撂下手里的工具，跑了过来，规规矩矩排成一排。

孙星见他们站得距离自己有点远，就说："你们往前面来点，这也太远了。"

一个手下喊道："班长说话底气足，声音亮，我们听得见。"

孙星爱听这话，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起来，从安全讲到个人奋斗经历，说得唾沫星子飞溅。让他高兴的是，他每讲一段，手下的这帮人就齐刷刷地向自己靠近一小步，不大一会儿，一排人竟然快站到他面前了。他心里美极了，要说自己口才就是好，不然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爱听。想到这里，他就主动退后几步，让中间留出一段距离。

又讲了一阵，手下还是不断向他靠近，孙星无奈，又后退了几步。当一排人又要到他跟前时，午休的铃响了，他这才意犹未尽地收了尾，把手一挥说："好，今天就讲到这儿，下班吃饭！"

在食堂里，孙星跟班上一人聊起刚才的事情，得意地说："真不知道我讲话你们那么爱听，要不我提前点开会呀！我都连着后退三回了，你们还追着不放。"

这人嘿嘿一乐说："我们追的不是你。"

孙星听后一愣，这人解释说："这么热的天，空地上就起重机的横梁下有一道阴凉，它一动，我们也就跟着动。"



没准他是保护神

■ 编译 四维俱张

这天，司机鲍比开着长途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突然电闪雷鸣，好几次，刺眼的闪电险些击中汽车。鲍比停下车，对惊魂未定的乘客们说：“这雷电一直追着我们的车子跑，车上肯定有人做了亏心事，雷要劈死他！如果这人不下车，会连累大家都遭殃的。前面有棵大树，大家互相监督，每个人都走下车去，一个接一个地伸手去摸那棵大树。我敢肯定，只要那个命中该死的人一摸到大树，他就会被雷电劈死，这样我们大家就得救了。”

尽管乘客们都极不情愿，但别无选择。经过一番争执，大家决定按照座位的顺序下车。第一排第一号的乘客提心吊胆地下了车，越靠近那棵大树，他的腿就抖得越厉害。当他的手伸向大树时，他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接着，他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惊喜地冲回到车上，大声喊着：“不是我，不是我，我没做亏心事！”

其他乘客也按照顺序一个个地走下车，去摸那棵大树。每个人去的时候都心惊胆战，回来的时候欣喜若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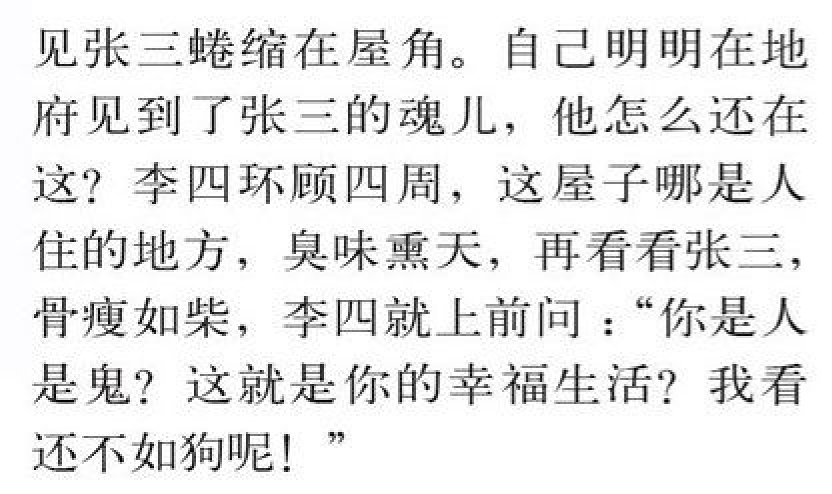
终于，轮到最后一名乘客下车了。这时，天上的闪电格外刺眼，轰隆隆的雷声震耳欲聋，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这名乘客。



这名乘客自己也十分害怕，他喃喃自语着：“我可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带着绝望的神情，他走下车，艰难地走到大树前，抖抖索索地伸出了手——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刺眼的闪电直奔而下，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声，闪电击中了停在大树不远处的那辆长途汽车！

（推荐者：赵鸿祥）



两年清福

■ 郭振宇

李四去世两年还没投胎，一直在地府排队。这日，他遇到了刚来地府的同村张三的魂儿。

张三见了李四就说："你这两年是白搭了，还不如我，美美地在人间享了两年清福。"李四一听就笑了："你儿子儿媳对你非打即骂，还享两年福？遭了两年罪吧。"

张三哼了一声："那都是老皇历了，这两年，儿子儿媳对我那不是一般的好，我过得神仙似的。现在我死了，我儿子儿媳悲痛欲绝。"

李四非常奇怪，张三的儿子儿媳不孝，怎么会悲痛欲绝呢？他决定偷空回阳间看看。到了张三家，果然看见张三的儿子儿媳都在哭呢。

李四想到张三的屋里看看，一进门，就吓得叫了起来，原来他看见张三蜷缩在屋角。自己明明在地府见到了张三的魂儿，他怎么还在这？李四环顾四周，这屋子哪是人住的地方，臭味熏天，再看看张三，骨瘦如柴，李四就上前问："你是人是鬼？这就是你的幸福生活？我看还不如狗呢！"

无论李四咋说，张三都不吱声，仿佛不认识李四，李四越想越奇怪，怎么有两个张三？

回到阴间，李四刚好遇见阎王的师爷，便问这事，师爷说："这事我知道，我从头给你讲。两年前，张三因在家受气，自杀了，到了阎王殿，阎王一看生死簿，不对，这人还有两年阳寿，便让他回去。张三说要回去，得有个条件，他要和他家的狗换一下身份，儿子儿媳把狗当祖宗一样供着，那福，享不过来。阎王见张三可怜，欣然同意，把张三的魂儿附到狗身上，把狗的魂儿变到了张三身体里。"

李四听明白了，张三的两年清福原来是这么来的……



爬树队长

■ 顾振威

洼店乡准备举办第一届农民运动会。李乡长把组织运动会的任务交给了办公室贾主任。

贾主任找到李乡长的父亲李大伯，满面挂笑地问他在体育方面有什么特长。在贾主任的启发下，李大伯终于找出了与体育有点沾边的特长——爬树。李大伯打开了话匣子："我小时候经常爬树，有时是捋榆钱、捋洋槐花让娘蒸吃，有时是掰一些枯干的树枝做柴禾……"

贾主任兴奋得脸放红光，老年组的比赛项目就是爬树了。

为了确保李大伯能获奖，贾主任以年龄存疑为理由，取消了几个有竞争实力的选手的参赛资格。

运动会这天人山人海，老年组的比赛开始了。随着贾主任一声令下，十多位老人奋力向树上爬去。

贾主任的心悬在了嗓子眼，尽管他暗暗为李大伯加油，比赛结果还是让他大失所望，乡长的父亲——李大伯屈居第二，冠军被一个头发全白的精瘦老人夺走了。

老人被众人簇拥着走上领奖台，双手接过3000块钱奖金。贾主任不解地问老人："看岁数您有七十多了吧？爬树怎么这么快呢？简直跟……跟猴子一样。"

老人身边一位长者说："你不知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爬树队长。"

"爬树队长？"

"是啊，四十多年前，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不好过，吃了上顿愁下顿。他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吃饭前就爬到树上，看看哪家厨屋不冒烟了，这就说明哪家生活困难没做饭。他不是送去烧的柴禾，就是送去吃的面、盐，久而久之，人们就亲切地称他爬树队长。"

贾主任听了，哑口无言。



考虑周到



■ 余　人

小宋是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这天，他刚查完病房回到办公室，护士小静急匆匆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宋医生，你赶快躲一躲吧！"小宋惊讶地问："怎么了？"

小静说："你以前的一个患者拎着铁锤到医院来了，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

小宋吃惊不小，虽说他上班时间不算长，但对医闹可不陌生，拎着铁锤找到医院来，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来不及多想，小宋就跑出了办公室，藏了起来。

过不多久，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拎着铁锤来到办公室，一进来就瓮声瓮气地问："宋医生呢？"

小静战战兢兢道："你找宋医生有事儿？"

中年男子把眼一瞪，说："没事儿我会来找他？他在哪？"

小静骗对方说："宋医生今天请假了，不在医院里。"

中年男子不相信地说："请假？上次我来，他说这几天都在医院里的，咋会请假？"

小静说："临时家里有事儿，你有事我可以转告他。"

听到这话，中年男子把锤子放到桌子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两枚钉子，小静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卷着的布，打开一看，那竟是一面写着"妙手回春，医德高尚"的锦旗。

小宋重新回到办公室后，中年男子一见，连忙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地说："宋医生，我给您送锦旗来了。"

小宋哭笑不得，问："大叔，你送锦旗，干啥拎个铁锤？"

中年男子挠挠头说："我怕医院里没工具往墙上钉锦旗，就连锤子钉子都捎来了。"



改啰嗦

■ 老　土

老郑是某单位的副科长，他这人说话挺啰嗦，一点小事也唠叨个没完，尤其是科里开会，一说起来就七扯八拉拖泥带水。

前些时候，老郑得知有人给他取了个“郑啰嗦”的绰号，颇有些气恼，可过后一想，觉得自己是有点啰嗦，于是打算改改这毛病。

这日中午，老郑稍微喝多了点。下午科里开会，轮到他发言，他清了清嗓子，冷不丁道：“两句噢。”

大伙一听，都感到挺别扭，因为他以前的开场白都是“我说两句噢”。

老郑接着说：“按我原来的习惯，我发言要先说一句‘我说两句噢’，但我觉得那样太啰嗦了。因为‘我说两句噢’比‘两句噢’多了‘我说’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又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我开了口就等于我说了。我不说‘我说’与我说‘我说’意思都是‘我在说’，绝不会因为我不说‘我说’，大家就误以为不是我说，毕竟都在看着我说。因此，如果我再说‘我说’，显然就有些啰嗦了，所以我今日就不说‘我说’了。”

说到这，大家伙直想笑，但由于是开会，都抿着嘴尽量忍着。顿了顿，众人都以为老郑终于要切入正题了，可没想老郑继续道：“不晓得我将意思说清楚了没有？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今日没说‘我说’而误以为我说的不是我的意见。”

这时，科长实在憋不住了，“噗”一声将茶喷了出来。见科长这般，大家伙也“轰”地笑开了。

老郑愣愣地瞧着大家，不知咋回事，半晌才挤出一句：“哦，看来我今日还是啰嗦了点，那‘两句噢’三个字也是可以不说的。”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